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大雲山房文稿

(三)

惲敬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大雲山房文稿

(三)

著 敬 孚

國學基本叢書

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一

春秋說上

記曰。比事屬辭。春秋之教也。鄒氏夾氏。其爲說不可知矣。左氏公羊穀梁三傳。皆於屬辭窺聖人之意。所謂比事者。舉其略焉。漢唐儒者仍之。至宋則比事之說漸廣。然取其一而遺其二三。取其二三而遺其千百。故聖人之意。未能觀其備。以折衷之。本朝儒者。乃條春秋之文。十百系焉。於是聖人之意。可以事推。可以文合。敬以其法讀春秋。推之合之。得數條列之如左。桓十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十二年十有一月公會鄭伯。盟於武父。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於曹。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秋九月鄭伯突入於櫟。莊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於鄆。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三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春秋所書鄭事如此。中間桓七年高渠彌弑忽立子亶。十八年齊殺子亶立子儀。皆不書。莊十四年鄭殺子儀納突。亦不書。若是者何哉。蓋寤生之爲惡也。非一日矣。至繻葛之戰。拒敗王師。人人之所得誅也。其時天王旣無再舉之師。諸侯亦無勤王之議。此非惟齊宋魯東大諸侯皆與寤生交也。蓋出於祭仲之謀焉。旣戰之後。即使勞王。

勞王者。有以賄王也。問左右者。有以賄左右也。古者謂遺曰問。王不可言問。故言勞也。以伐鄭始。以賄終。賄王事未必濟。賄左右則事必濟。於是寤生之罪。可以不討。寤生之國。可以不夷。而寤生之爵。可以不削矣。故卒葬如諸侯之書。雖然。突之書名。忽之書名。何也。其時寤生不能有所達於王。且以爲不必達焉。是故忽之爲世子。未嘗命於王之朝。突之爲公子。亦未嘗達名於王之朝。鄭突書突。忽書鄭忽而已。雖然。突書鄭伯。何也。其時忽在位三月。未及請命可知。突以爭國歸。其速請命亦可知。盟武父。會曹。必已命也。書曰鄭伯。書曰鄭伯突。尊王命也。雖然。忽之書鄭世子。何也。其時忽在衛。突已受命爲君。忽之告周也。必以嫡正居長爭國。而自引爲世子。周之報之也。既不能奪突之爵。以與忽。又不能抑忽之長。以從突。亦必以嫡正居長。稱之爲世子。文告之往來。傳之於天下。藏之於諸侯。三年於茲矣。於其歸也。書之曰鄭世子。亦尊王命也。夫如是。則鄭之受命於王。爲鄭之君者。突一人而已。忽不得而干之。子亹。子儀。豈得而干之哉。夫突。出奔者也。出奔則絕爲君。突入櫟者也。櫟亦鄭也。入櫟則不絕爲君。突不絕爲君。彼忽與子亹。子儀之君鄭者。王不得而命之矣。國無二君之義也。是故三人之立與弑。皆不書。亦尊王命也。至遇於垂之鄭伯。先儒以爲子儀。豈有是哉。觀與齊陳睦。則亦突而已。今夫寤生之大逆。其子孫皆宜誅者也。乃既赦其身。復扶樹其子孫。且舍長立幼。以亂其國。周之政刑。可謂愼矣。然而失政刑者。天下之共主也。天下不得不奉其所失之政刑。失政刑因以失名號者。共主之朝典也。史官不得不書其名號。一以見權必統於一。

而不可妄干。一以見名必從其正。而不可苟假。一以見事必傳其實。而不可曲沒。且由是推之以寤生及忽與突之敗。常亂俗如是。而必乞靈於天子之名號。以令其衆。則主名號者。不可輕以寤生及忽與突之乘強肆悍如是。而終不能藉天子之名號。以蓋其惡。則受名號者。不可恃。夫如是。則朱子門人所列不書姓。不書官。不書爵。以爲誅絕之例者。豈聖人之意哉。定十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哀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於戚。冬十月。葬衛靈公。十二年秋。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鄆。續經十六年。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衛侯輒來奔。觀於續經。如經書會衛侯亦輒也。其書衛世子衛侯。皆王命也。蒯聵命於出奔之前。輒命於既立之後也。此之謂慎名。

春秋說下

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於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莊元年三月。夫人孫於齊。不書姜氏。蒙上之辭也。夫人享齊侯。一如齊師。一會齊侯。三皆書姜氏。知此文不書。非貶也。書於葬後者。已至魯而復孫也。先儒以爲留齊未歸。則宜書於喪至之前矣。不書。復絕之也。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於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僖元年秋七月。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二年夏五月。葬我小君哀姜。喪至不書姜者。齊桓公討之。絕其屬籍。故不

得稱姜。由齊之辭也。葬書姜者。魯人請之。由魯之辭也。夫文姜哀姜之惡。至矣。爲薨爲孫。爲享爲如。爲會爲奔莒。連類書之。而其事瞭然可推。豈在書姜不書姜。書氏不書氏哉。雖然。自三傳言之。文姜哀姜之淫之弑。可擢髮而數之也。不自三傳言之。則春秋所書曰薨曰孫而已。文姜哀姜之淫之弑。不可擢髮而數之也。聖人之經。欲以傳信於後世。而爲不盡之辭。曰可推而知。則推而得者有之。推而失者亦有之。推之而得其全者有之。推之而得其半者亦有之矣。聖人之經。夫豈若是。蓋古者史官之掌。凡朝廷記載之詳。與國文告之繁。王朝典章之備。皆萃於史官。如三傳所言。其時故府之牘。必且有十倍之數。十倍之者。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是也。然或以年積而放時。或以事櫟而舛錯。是非乖違。名實紊亂。皆由於此。春秋其綱也。聖人取其有關於治亂者。筆之。無當於褒貶者。削之。由是魯史之放失者。可求。魯史之舛錯者。可正。討論之於前。垂著之於後。而是非大明。名實大著。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先儒乃求之瑣屑之間。隘矣。是故春秋者。魯史之會要也。魯史者。春秋之實錄也。魯史存而三傳作。三傳成而魯史亡。其不亡者。附于三傳。後世讀而知之。其亡者。不附于三傳。當時讀而知之。聖人豈爲不盡之辭哉。抑更有可証之於經者。僖六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十年。楚殺其大夫宜申。宣九年。

陳殺其大夫洩冶。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穀。十四年，衛殺其大夫孔達。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十七年，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十八年，晉殺其大夫胥童。齊殺其大夫國佐。襄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申。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二十年，楚殺其大夫公子燮。二十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寧喜。昭二年，鄭殺其大夫公孫黑。五年，楚殺其大夫屈申。十二年，楚殺其大夫成熊。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卻宛。哀二年，蔡殺其大夫公子驪。夫殺大夫。書國、書官、書氏、書公子、公孫、書名、書字，其正也。有罪無罪皆然。美惡不嫌同辭也。魯史詳之，則美惡見矣。或書名，或書字，從文告之辭，名從主人，如後世以字行也。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者，山殺魚石，亡宋無蕩族也。襄二十年，晉人殺欒盈，出亡非大夫也。莊二十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不爲大夫也。皆顯然者也。莊二十六年，書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年，書宋殺其大夫。文七年，書宋殺其大夫。何哉？其必非闕文可知也。先儒以爲殺無罪，故不名。於是洩冶、卻宛皆文致之，是春秋之書周內之書也。其可歟？蓋無君命也。君名其臣，臣不得名其大夫。陽處父、先都、箕鄭父皆童之殺，必假君命以赴也。慶虎、慶寅，君討始殺之也。文八年，書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何哉？其必非闕文可知也。書司馬者，死司馬之節也。書司城者，致司城之節也。其不名亦無君命也。是數條者，比魯史讀之，則所殺所奔之人見，不比魯史讀之，則所殺所奔之人不見。聖人豈爲不盡。

之辭哉。而惜乎三傳所紀。或無傳。或有傳。而妄設例焉。是故古之春秋。無待於三傳。而自明。今之春秋。有待於三傳。而反晦。知此者。可以讀春秋。

讀大學

自陽明先生極推古本大學。天下學者。翕然從之。先生有功于遺經矣。而其釋格物也。曰去欲。如宗門所謂不著一物而已。其釋致知也。曰良知。如宗門所謂自性起念而已。聖人之學。夫豈若是哉。今之學者。多不從其說。聰明之士。千枝萬條。互相剖辨。而言格物致知也。大旨皆以朱子之言爲宗。雖然。朱子以爲有闕文而補之。此則未厭後人之意者也。夫大學之條理。燦然者也。曰誠意。曰正心。修身。曰修身齊家。曰齊家治國。曰治國平天下。皆一一釋之。而格物致知。獨無所釋者。何哉。蓋致知者。不可釋者也。夫所謂物者。何哉。天下國家身心意是也。所謂格物者。何哉。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理之至是也。知者。知此也。致知者。致此知也。而何以知。何以致。大學無一辭焉。卽要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何哉。蓋知者。至廣極大。析精剖微。不可端倪者也。所入之途。千百焉。所出之途。亦千百焉。大小相乘。緩急相引。若以繩尺加之。必有閉焉窒焉者矣。必有強智以愚。強愚以智。而不相及者矣。是故致知者。任人之用力而已。其所以用力者。雖聖人不能與乎人也。是故致知者。不可釋者也。致知不可釋。而格物必舉其事焉。是以大學反覆天下國家身心意相因之實。相待之要。而一以知本要其至。於是天下之人之知。皆渙然怡然于聖人之途軌。

而智者不至于歧。愚者不至于罔。高者不至于碩。虛卑者不至于閔。實矣。蓋聖人之于致知也。不如儒者之與之。桎亦不如異端之決其邪。

讀大學二

夫知之體何如哉。人之心。五性主之。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七情發之。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而輔其情之發。以行乎性者。有二焉。曰知。曰能。能者。所以實其知者也。情未發之時。其知先耀。情既息之後。其知尚淳。而能皆退聽焉。是故知者。周乎內外始終者也。異端見之。卽以之爲心。聖人者。知爲心之一端而已。而其用足以舉心之內外始終。故以致知爲入聖之本。夫知之用何如哉。咸之九三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往來者。思慮之道也。憧憧往來者。非思慮之道也。孔子釋之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知乎此。則非思慮之道息矣。復釋之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知乎此。則思慮之道行矣。義止矣。無以復加矣。然而孔子繼之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若是者。何如哉。蓋屈伸之道。有有心者焉。尺蠖是矣。君子之精義入神如之。心至則氣動。其知以力進也。有無心者焉。龍蛇是矣。君子之利用安身如之。氣息則用神。其知不以力進也。於是孔子又繼之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若是者。何如哉。蓋

以力進之知。與不以力進之知。顯與晦交焉。動與靜守焉。其積之久也。不推所以神。而能窮神。不求所以化。而能知化。此非力之所能致也。乃德之盛而已。窮神知化。卽精義入神之至也。德之盛。卽利用安身之至也。此知之用之極也。夫有心而知進。朱子致知之言。已不能盡矣。況無心而知亦進。又豈言語之所能盡哉。故曰。致知者。不可釋者也。知乎此。則大學如中庸。一以慎獨爲始事。而誠意又推本致知。其次第均無可疑焉。

讀孟子一

真西山先生。因史記言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遂以七篇之言。一一比之中庸。此宋儒之勤也。雖然。聖賢之學有所自。則可矣。若一一比之。不爲後世附託而無實者。開一徑歟。敬觀中庸。求端於天命。其終篇所言。皆性道教也。至末章始要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子思此言。蓋聖人之至極。天地以合。萬物以成。與異端所言本不同。然至此。則性道教無可言。而歸之命。命無可言。而歸之天。天無可言。而歸之無聲無臭矣。使後人復附益之。何怪異端之揚其波。而他流煽其焰。而芻蕘哉。孟子七篇。未嘗一言及之者。蓋不敢導其波之竇。而投其焰之薪也。此孟子善學子思。而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之本。故曰。功不在禹下。

讀孟子二

孔子之教曰博文曰約禮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上智如顏子下愚如哀公教之未有以異也然皆入道之門徑而已非以爲卽道也故復要之曰下學而上達若是則於道豈有不至者邪孟子之教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敬少嘗疑焉陸子耳自聰目自明之言不有相若者乎陽明先生求諸心不求諸事物之言不有相若者乎孟子學孔子者也而孔子之教如彼孟子之教如此是首變孔子篤篤謹慎之尺度以趨簡易使後儒之異說得託之皆由於孟子而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勝究者也既而思之孟子言求放心先之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無爲不爲無欲不欲輔之曰人能充無欲害人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孟子皆以仁義言之言良知良能亦然則言實矣豈如後儒之無畔岸哉且時至戰國人益夸誕巧強不可控抑其視孔子博文約禮之教必以爲卑陋迂小而不爲故孟子就其心之所達可以導之於聖賢者而示之使之心明意豁翻然有以自悔然後可以反循孔子之教非謂爲學之道可不從博文約禮入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明儒謂陸子及陽明先生之學出於孟子而盡力附會之亦蔽之甚者已

說仙一

龍以肉飛。信之乎。曰。信之。禽以翼飛。魚以鬣飛。信之乎。曰。信之。若是則仙之冲舉。何不信之與有。龍大鹵天地。細若蠶蠋。信之乎。曰。信之。布穀爲鷦。鷦復爲布穀。雉爲蜃。爵爲蛤。蝮育爲蟬。竹爲蛇。信之乎。曰。信之。若是則仙之幻化。何不信之與有。有朝夕爲壽夭者。蜉蝣是也。有三十日爲壽夭者。蟬是也。有三年爲壽夭者。爵是也。有三十年爲壽夭者。馬是也。有百二十年爲壽夭者。人是也。有千百年爲壽夭者。虎象是也。信之乎。曰。信之。若是則仙之長生。何不信之與有。管子曰。人水也。夫水之行。皆火也。水火相守。而物生焉。水之需爲肉。其堅爲骨。而火運焉。火之明爲知。其炎爲運動。而水養焉。物之生也。氣與形二者而已矣。形九而氣一者。爲土石。形七而氣三者。爲草木。形五而氣五者。爲人與獸。形氣等。故能行。形四而氣六者。爲魚。形三而氣七者。爲禽。氣勝形。故能飛。形一而氣九者。爲龍。故能藏。能見。能高能下。夫仙純氣也。故列子御風而行。氣能化形。故噓爲風雨。晝爲江河。氣能固形。故高爲星辰。堅爲金石。然必有不附形而立者。而氣始純。其諸爲至人真人化人之極歟。

說仙二

夫不附形而立者。其始皆附於形者也。今夫火滅燉而滅之。火之形亡矣。而熱不亡。蓋久之久之。而或息焉。今夫水隙地而灌之。水之形亡矣。而濕不亡。蓋久之久之。而或息焉。火與水。其形也。熱與濕。其氣也。今夫人。其形渺然者也。而其氣則薄萬物焉。橫古今焉。通物我。貫幽明焉。何也。百夫之長。其氣甞於百夫合。

百夫之氣也。千乘之相。其氣睚於千乘。合千乘之氣也。觀鬪獸者。其氣充。觀舞禽者。其氣豫。靈蠢不能闐也。癰可潰之以樹。疾可洩之以草。動植不能間也。祭祀而享吐焉。卜筮而從違焉。微顯不能隔也。若是則合之於天地。充之於古今。豈以大小遠近爲疆域哉。若是則不附形而立者。何哉。與天地準。則與天地闔闢。與古今齊。則與古今流行而已矣。是故理大物博。莫不尊親。此其上也。一行之極。通於神明。此其次也。形蛻矣。其氣皆不息者也。又其次。則行有大小。而氣亦有遠近焉。形蛻矣。其氣或百年而息。或數百年而息。或數千年而息者也。方士之術。氣未充則積之。氣未永則守之。其形不可委也。於是芝菌導引行焉。充矣。永矣。夫然後可委而去之。其氣亦或百年而息。或數百年而息。或數千年而息者也。所謂刼也。夫冤之氣不散則存。剛戾之氣不散則存。取精多用物宏之氣不散則存。皆鬼也。陰類也。仙則陽類也。方士之術。養形以制氣。得氣以變形。攝陰於陽者也。陰者尙存。而況於陽哉。此蓋不附形而立之一術而已。非至人真人化人之極也。

說仙三

至於附形而立者。亦各有其等焉。邵子曰。百二十年者。常數也。不及者。皆傷也。然則聖賢有傷焉者乎。曰。傷之於天者。上古之稟厚。中古之稟漸薄也。傷之於人者。衆人傷於縱己。聖人傷於拯人也。其不傷者。雖衆人亦及數焉。能養則逾之倍之。惟其力之所至。雖然。有以養得者。卽有以不養得者。其骨肉必強固其

知其運動必和而勁。寶掌禪師李百八等是也。此天與之也。殊氣也。若是者。長年而已。委形之後。有道則合陽而亦爲仙。無道則合陰而遂爲鬼。氣盛則爲鬼者。近於仙。氣衰則爲仙者。近於鬼。因絕則爲鬼。爲仙之氣。其終皆合於太虛。因不絕則爲仙。爲鬼之氣。其變復歸於萬物。天地自然。無足怪也。若方士之術。則以養得之者也。其書多度詞。多歧旨。芝菌一術也。而以爲麟焉。以爲鳳焉。道引一術也。而以爲龍焉。以爲虎焉。白石之說。累變而益陋。黃庭之說。屢遷而益誣。其上者。卻疾延年而已。其下者。且益其疾。促其年。不可救也。惟有道之士。不藉其術。以治氣。而假其術。以留形。既得其術。以留形。遂卽其形。以治氣。是爲方士之至道極功。而於仙可漸而至焉。然而知之者。蓋亦廬矣。世之爲其術者。或附之於天。或附之於日月。或附之於易。或附之於莊列。或附之於釋氏。各有得以眩世之人。皆讐言耳。君子慎毋爲所惑焉。嘉慶十年十二月甲寅。與建平龔西原說仙。因識之。

釋舜

說文舛部。舜。草也。楚謂之葍。秦謂之蔓。蔓地連華。象形。從舛亦聲。按鄭風顏如舜華。此舜是也。說文草部。舜。木莖也。朝華暮落。从草舜聲。按月令木莖榮。此舜是也。二物也。是故鄭風之舜。非月令之舜也。其舜之非舜。奈何。舜之榮如戎葵。近莠黑。遠莠者。微有光曜而已。以擬女之顏。詩之比物。豈若是歟。舜之身。蔓地步以百計焉。舜之榮。連華英以億計焉。紅而暈。暈而善惑焉。故曰顏如舜華。是故鄭風之舜。葍也。蔓也。月

令之薜木董也。二物也是故鄭風之薜非月令之薜也。雖然詩之傳固辨於草木者也。其傳鄭風曰薜木董何歟。按爾雅椶木董。椶木董郭注別二名。夫爾雅之別名蓋有焉。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此別菟絲也。一物也。茅苕馬舄馬舄車前此別車前也。一物也。皆重文言之。椶椶無重文。騶天雞騶天雞之類耳。二物也。則未知薜之木董爲椶歟。椶歟。則未知薜之木董爲椶歟。椶歟。古者白爲椶。爾雅椶施是也。赤爲椶。爾雅椶施是也。薜白身其椶歟。薜赤身其椶歟。是故鄭風傳之言木董爲薜言之也。椶木董也。其薜與薜之皆爲木董奈何。葉董也。身木也。皆爲釋草奈何。爾雅于木之小而弱弱而灌生者草之薜與薜皆小也。皆弱也。皆灌生也。後之釋者以爾雅木董爲一物。於是椶椶混焉。以月令之木董釋鄭風之木董。於是薜薜混焉。薜薜混而薜之名不立矣。薜之名不立於是蔓地連華之薜遂以椶河柳當之。夫椶在釋木非小而弱弱而灌生者也。郭注赤莖小楊卽赤楊也。高至尋丈焉。豈蔓地連華者哉。

嘉慶十六年偕子寬自都還江南見蔓地連華者問之土人曰日及華也江南名河柳蓋木董華名日及椶椶通焉河柳則誤名也其誤名者日及在江北皆蔓地連花至江南有尋丈者焉卽赤楊也故牽連及之耳十八年十二月在吳城作此釋正焉

釋菽

爾雅。苕。蚺。郭云。今荊葵也。似葵。紫色。陸云。華紫綠色。羅云。華似五銖錢。粉紅。有紫文縷之。數說皆是也。以名荊葵。故北方名江西賴。賴。蒿也。唐十道志。江南西道。北盡鄂岳。南極涪黔。皆荊境也。以紫色紫綠色。似五銖錢。粉紅有紫文縷之。故南方名藍菊。藍言色。菊言形也。然則以爲似葵者。何歟。古者。茹末大曰葵。說文。葵。菜也。爾雅。蓂。莧。葵。芹。楚葵。終葵。繁露。皆葵類也。其華之名葵者。莆戎葵是也。郭云。今蜀葵也。華如木堇。華。夫戎葵如木堇。與苕懸甚矣。以爲似葵者。何歟。蓋華如木堇而五色者。曰蜀葵。華如木堇而黃者。曰秋葵。即黃蜀葵也。華如菊而大徑五寸。莖及丈者。曰黃葵。衛足葵也。華如菊而大徑一寸。莖餘尺者。曰荊葵。即苕也。似葵者。似黃葵。非似蜀葵也。然則以爲蚺。蚺者。何歟。其莢廣。其萼簇。如聚蛾子焉。故曰蚺。蚺也。古今注以蜀葵混荊葵。後人求所謂蚺。蚺而不得。遂以紫荊爲蚺。蚺。謬矣。

釋鴈鵠

鴈鵠。鴈鵠也。鴈鵠。鵠。鵠布穀。布穀。郭公也。羽黑。翅尾如反舌。有紆焉。如鸛。鵠。其鳴多聲。聲二十四轉。故曰鴈鵠。黃鸛十二轉而已。其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故小宛之詩。以興懷二人焉。夫父子之倫正。推之無不正矣。鴈鵠之詩。大矣哉。戴勝。戴勝也。大如鴿。長喙。赤黑雜羽。而有白文。其勝在首。度周尺尺有畸。兩銳而中梢。如五木。亦赤黑而白文。古者。力所能勝曰任。任者。任其所能勝也。故所任之物。名之曰勝。戴勝。戴勝。戴勝所勝也。西王母戴勝。而處西極之地。其國俗以戴任爲業耳。豈有仙人之說哉。後之言

勝者。至以飾其首。非初義矣。

釋螻蛄

螻蛄草居。非蟬也。而似蟬。蟬皆木居也。螻蛄大如幺貝。身羽足深綠色。羣族菅茅中。四月應陰氣。千百相和而鳴。其聲喧沈。留耳中啾啾然。故曰。遠山十里。螻蛄之聲。尙猶在耳。螻蛄鳴兮啾啾。爾雅截茅蜩注。江東呼茅截。此螻蛄也。知螻蛄之爲茅蜩。而後爾雅釋蜩可別焉。蜩螗螗註。卽蜩螗也。一名螻蛄。此景純之誤也。疏。方言。蜩螗。齊謂之蜩螗。楚謂之螻蛄。此子雲之誤也。蜩螗木居。似馬蜩而差小。黑黃色。其鳴自呼曰蜩螗。夏蟬也。非螻蛄也。蜩寒蟬注。寒蜩也。亦木居。似蜩螗而復小。黑黃色。其聲鏘鏘。如舞鏘。如鈴。故曰。蜩螗非螻蛄也。蜩螗蟬注。方言。有文者謂之蜩螗。亦木居。似蜩而尤小。青赤色。其聲札札。如繅。如丁甯。故曰。蜩螗非螻蛄也。後人以蜩爲螻蛄。以蜩爲蜩。亦謂之螻蛄。轉而相淆。豈有旣耶。蜩螗秋蟬也。蜩螗。蜩螗。蜩螗。蜩螗。皆夏蟬也。自其蜩言之曰蟬。自其鳴言之曰蜩。自其采言之曰蜩。具五色也。自其蜩言之曰唐。首正偃也。自其大言之曰馬。馬蜀胡皆大也。螻之義如蜩。

大過說

大過。陽過也。四陽居二陰之中。曰大過。九四棟隆上比五。故隆也。象傳不撓乎下。言比乎上也。九三棟撓下比二。故撓也。象傳不可以有輔言。二不能輔也。凡卦皆以二五爲位。觀全卦之德。此卦陽之過在中。故

以中二爻比二五者。與卦同辭焉。其卦辭獨取棟橈之義。何歟。棟。說文謂之極。爾雅謂之桴。棟之本末。以受節斲之。斲之則弱矣。巽棟而兌斲也。橈與隆。中爲之。不在本與末。而本末有其責焉。隆非初上之功。而與有功。橈非初上之過。而與有過。故彖傳言本末弱。棟多橈。而隆者寡。大過之時。事多凶。而吉者寡也。其二與五。取夫婦之義。何歟。二變則爲澤山咸。少男少女之感也。五變則爲雷風恆。長男長女之久也。二變則外卦少女不動。爲女妻。當大過之時。艮極而反。震爲老夫。五變則內卦長女不動。爲老婦。當大過之時。震極而反。艮爲士夫。大過取義於陰陽。陰陽莫見於夫婦。夫婦者。萬物萬事之始。可以觀陰陽之過焉。故二爻辭如此。老夫女妻。陽雖過而就衰。過而不過。故言无不利。而吉在慎始。如初之藉用白茅可也。老婦士夫。陽旣過而方盛。過而益過。故不言凶而凶。在怙終如上之過。涉滅頂是也。此卦三與四爲對。二與五爲對。初與上爲對也。巽爲楊。兌伐爲枯。澤潤爲生。稊生於下而能成。華生於上而不能成。茅巽在下。涉兌在上也。諸儒釋此卦之義多未盡。故申之。小過四陰居二陽之外。陽盛在中。陰盛在外。陰包陽。陽納陰也。頤對大過而取養者。陰盛於中。口食之義也。中孚對小過而取信者。陽盛於外。化邦之義也。

小過說

小過。陰過也。此卦亦初與上爲對。二與五爲對。三與四爲對。如大過。大過象棟。小過象飛鳥者。陽動而過必靜。陰靜而過必動也。下止上動。飛鳥也。中陽爲身。外陰爲翼。飛鳥之象也。飛而遺之音。則動之至矣。音

下振而上浮。親上不親下。抑高從卑。所謂宜下也。如象傳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也。故大吉也。大過三四。如卦辭取棟。小過初上。如卦辭取飛鳥。陽自內而充。陰自外而斂也。大過三凶而四吉。小過初凶而上亦凶。陽過之卦。主吉凶半之。陰過之卦。主皆凶。且小過六爻無吉占也。二比初。陰比陰。陽不用事。故有過祖遇妣不及。君遇臣之象。二居地之上。卦辭所謂下也。故無咎。五比上。亦陰比陰。陽不用事。故有密雲不雨之象。五居天之下。得位可有爲。卦辭所謂宜下也。故弋在穴。三內卦主守。如事之過防。四外卦主有爲。如事之過遇也。聖人作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如天行之渾成。如地勢之安固。諸儒乃於一卦六爻。卽割裂之。以就其說。以致卦與爻不相攝。爻與爻不相通。敬故累舉其端。以明三聖人之意。有志者能於卦爻一一推之。以求其極言。易豈有齟齬耶。至以理釋易。姓於十翼。不可蔽罪於王輔嗣。歸過于程正叔也。

困說

彖傳曰。困。剛揜也。剛指二五言。揜指三上言。二五卦主。三上揜之一也。坎之初二。於四象爲少陽。兌之初二。於四象爲老陽。而加一皆陰以揜之。二也。先儒取坎爲兌揜之義。釋彖傳。凡陽卦內陰卦外。皆可言困矣。其諸非聖人之意歟。困未有甚於富貴者也。故二五以朱紱赤紱言之。朱紱君服。赤紱臣下之服也。二困於三。居下卦。困未甚。神昏於酒。氣窒於食而已。昏而不敢不飲。窒而不敢不食。此則貧賤所無也。然而

不能求息於妻子。求息於朋友也。何也。朱紱且方來焉。置傳焉。置頓焉。饋餼焉。饋廩焉。困矣。然而禍福且未可知也。五困於上。居上卦。困已甚。剋何也。曰。無以爲顏也。俯仰皆慙也。則何也。曰。無以爲行也。進退皆危也。其爲赤紱者。所困如此。無以爲顏。必有說以爲顏。無以爲行。必有說以爲行。姑徐之云爾。徐則意變。意變乃善飾也。然而榮辱且未可知也。困之至者。必有鬼神之事。以求助焉。故二用享祀。五用祭祀也。三上皆困人者也。困人者。必自困。困人不可訓也。故取自困之義。困於石。前遇險也。據於蒺藜。後據險也。當困之時。父子不相諒。兄弟不相慰者。妻能釋之。不見其妻。困之至也。於葛藟。遇柔而困也。於臲臲。遇剛而困也。三困之中。故凶。上困可解矣。故征吉也。初與二爲體。小民之事也。困於株木。其止不可也。古者危坐任膝。安坐任足。夷坐任臀。株木惟夷坐可任焉。入於幽谷。其行不可也。古者大事以三歲焉。不覲則終困也。四與五爲體。諸侯大夫之事也。困於金車。如求金求車是矣。古者以金車爲上下之禮。困於金車。困矣。其終必至俯仰皆慙。進退皆危焉。是故困未有甚於富貴者也。

明夷說一

明入地中明夷。彖傳象傳同辭。離爲明。坤夷其明。二離主。五坤主。爲義至顯。先儒以上爲坤主。而統全卦。其諸非聖人之意歟。地體如丸。地之中乃閭之主。其上下皆日所繞也。上之辭曰。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指日之繞言之。晦者。明之漸入於地者。登於天之漸。明夷之時。日方入而出之理在焉。故爻辭兼明。

晦登天入地言之。以爲坤主。而統全卦。其諸非聖人之意歟。五之辭曰。箕子之明夷。何也。蓋文王繫明夷。慨然有所感。而繫之曰。利艱貞。其時箕子未爲之奴也。至周公繫明夷。傷文王之意。而不忍言。是故二文王也。五紂也。於紂之最比近者。得爲奴之箕子焉。繫之曰。箕子之明夷。微子比干。皆夷其明。獨繫箕子者。於利艱貞之義相附也。文王。臣也。箕子。親也。文王。外諸侯也。箕子。內諸侯也。事益有難言者矣。箕子之難見。而紂之暴。可推。紂之暴見。而文王之德。益可推矣。至孔子繫明夷。乃達周公之意。而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言姜里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言爲之奴也。於是二與五二爻之義。始大白焉。三聖人之意。蓋相條貫如此。知此則諸爻之辭。可釋然矣。

明夷說二

陽明也。陰闇也。明之見於天地者。日爲之宗。日無夷之者。故取象於入地。明之見於人身者。爲目。明之見於人心者。爲知。知之夷。不可象也。日之夷。則全卦象之矣。故二四取象於人身。左腹者。肝與膽之居也。肝膽病。則目耗。此明夷之所以然。所謂明夷之心也。傳釋之曰。獲心意也。意者。心之所達。目耗者。肝膽病之所達也。獲之則可出於門庭。以復其明。耳目口鼻。皆門庭也。四居坤下。日旣入。則地之下皆明。故取復明之象。四大臣之位。周公於成王。伊尹於太甲。皆其象也。股者。陰陽躋之所行。左病則先入肝膽。故二之辭。取左股焉。讀易如是。凡漢宋諸儒。所未言者。可發其覆。所已言者。可破其鵠矣。

自記曰：惠松厓先生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劉向云：今易其子作茲。其與亥子與茲古音義皆同。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也。此論近儒視爲祕義，特恐於孔子彖傳有違耳。故前篇略爲別擇，此篇復推明爻義以附焉。

相鼠說

此詩一章言無儀，三章言無禮。禮者，儀之幹，儀者，禮之表也。惟二章言無止。毛傳：止，所止息。箋云：止，容止。箋別鄭義。後儒多從焉。夫言容止，則一章言儀已盡之矣。箋義非也。人必忘道然後無儀，無儀然後無禮。無禮之至，則弑君父矣。而其禍皆始於無止。饜飮之求，輕暖之取，逸豫之就，宮室車馬之擇，高爵厚邑，不足以償之。於是自足恭至於吮癰舐痔，自長傲至於裂冠毀冕，自好樂至於上烝旁報，自爭權至於刳主遷后，皆所謂無止也。詩人始窺其端以無儀，終要其亂以無禮，中發其痼以無止。故三章皆以死絕之。不然，無儀無禮之人，遠之可矣。何詩人之嚴如此哉！終風無儀也，新臺牆有茨，鶉之奔奔，無禮也，衛之滅以此，故戴公復國，國人深戒焉。

東門之枌說

朱傳以南方之原爲地。枌，毛傳：原，大夫氏。箋云：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簡兮箋：上處者，前列上頭也。毛鄭知南方之原非地者，本經言宛邱與蕩同地，言東門與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同地，故一章言國之

交會民之所聚。不復以二章南方之原爲地也。子仲爲大夫之氏。原亦爲大夫之氏。蓋並舉以刺焉。此詩一章言男子歌舞也。二章言女子歌舞也。三章言男女歌舞。且往觀歌舞也。視爾如荻。貽我握椒。其諸風人之風乎。憚子居曰。吾于此詩得性善之義焉。荻。芄芄也。椒。芬也。傳之釋止此耳。箋曰。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如芄芄之華。然女乃貽我一握之椒。以通情好也。夫芄芄紫赤色。顏色之美而喻以芄芄左矣。蓋男女之以禮相接者。其授受皆無所慚。無所慚者。以其無牀第之志也。祭享是也。男女之不以禮接者。其授受皆有所慚。有所慚者。以其有牀第之志也。投報是也。慚則顏之色如芄芄矣。此一慚充之。可以止乎禮義。故聖人錄焉。不然。湊洧之詩。前之矣。何必復申之哉。佗之殺以外淫。平國之弑以下淫。陳之爲國可知矣。而民之是非羞惡無殊焉。此刪詩之義也。

北山說

此詩刺大夫不均也。役不均則飾之曰是賢焉。非斯人莫任此也。是賢焉而未老而方將而方剛焉。非斯人莫任此也。於是乎均之說不得入。而惟大夫爲之政矣。問之王。王以爲宜役也。大夫以賢之說進。王必曰是大夫也。忠問之卿士。卿士以爲宜役也。大夫以賢之說進。卿士必曰是大夫也。才。今日簡書曰。某也。稅於某。則驅車從之。明日簡書曰。某也。稅於某。則驅車從之。蓋役之發也。其令自上而下。王而卿士而大夫。役之僕也。其政自下而上。大夫而卿士而王。故曰刺大夫不均也。其不均奈何。有居息者焉。古者倚几。

曰居有息偃者焉。古者正臥曰偃。夫居息息偃。皆渠渠沈沈者也。有當闕焉。故不知叫號。皆庸庸泄泄者也。有適囿焉。故棲遲偃仰。然而未已也。爲淫焉。爲醜焉。則湛樂飲酒。然而未已也。爲讒焉。爲譏焉。則出入風議。夫至於出入風議。其人之心志面目可知也。皆大夫之所狎也。于是居息者。康而無事。賢者盡瘁焉。一時之勞也。息偃者。臥而自恣。賢者于行焉。則非一時之勞也。不知叫號者。人不能謁。賢者劬勞焉。一事之勞也。棲遲偃仰者。事不能涉。賢者執掌焉。則非一事之勞也。然而未已也。或以爲怨謗焉。或以爲懈弛焉。則慘慘畏咎。然而未已也。士卒之苦共焉。僕隸之辱共焉。則靡事不爲。夫至於靡事不爲。其人之身家姻族可知也。皆大夫之所疎也。故曰。刺大夫不均也。

碧玉說

右碧玉搗本。嘉慶二十年十月辛巳。謁陳白沙先生祠。登碧玉樓。其裔孫禮所詒也。玉以周尺度之。厚半寸。袤尺二寸。首廣三寸二分。微羨。下射廣四寸。刻之去首二寸強。爲孔周二寸弱。當孔之左右。爲兩珥。橫出五分強。下迤之。以放於射。玉之質潛確。類書所稱甘清。玉色淡清而帶黃。是也。非碧玉。碧玉南產。倭奴西產于闐。皆蒼綠色也。玉之澤。手近之則津。其諸記所稱水玉歟。謹按周禮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此言璋也。黃金勺青金外朱中。此言勺也。鼻寸。衡四寸。有纁。此合言璋勺也。先鄭謂鼻爲勺之龍鼻。後鄭謂鼻爲勺之龍口。若是。則駟琮無勺。無龍首。經言鼻寸。不可通矣。古者謂紐爲鼻。璋之鼻。

其以系纁歟。此玉兩珥各寸。如璋之鼻。射四寸。如璋厚寸。亦如璋。當兩珥度之。衡亦四寸。如璋。推袤逾三寸。敬觀淳熙古玉圖。尺度多過於古者。此玉之袤。偶異而已。經下文云。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蓋天子大璋。中璋。邊璋。皆有勾。故以深。諸侯大璋無勾。故以聘女。此玉蓋古聘女之大璋也。敬前在廣州。問碧玉樓之故。有言明憲宗以聘先生者。及至新會。考之志乘。無其說。白沙集碧玉樓諸詩。亦無之。先生記夢文。在成化三年。已言臥碧玉樓。而憲宗之聘。在十九年。其非聘先生之玉無疑義矣。先生詩言玉失而復得。其諸先人之所留遺歟。

唐書五行志。上元二年。楚州獻寶玉十三。其一曰元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有孔。云辟兵疫。按唐笏直。宋始弓之。笏頭亦微羨。與此玉極似。唐人妄加之名耳。疑卽大璋也。宋程棨三柳軒雜識。有片玉。長可八寸。濶三兩指。如刀有靶。名扶衣。古帝王旣御袍帶。以此抹腰。無褶纁。與此玉亦極似。二說存之。以質之博古者。

散季敦說

婺源董文舫明經。言其戚鐵樓程君。於江右市中。得古銅敦。敬因索觀之。越二日。有健足。負巨廂。頓於地。啓之。則敦與汪雲海所作圖在焉。圖之上下。書程讓堂賢良。董小查太史。所作識考。而揭敦銘於其右。文舫登敦于几。觀之。追然古也。其尺寸。讓堂言之。銘及文。不合博古。考古二圖。小查言之。而文舫復以說請。

說曰文王臣散宜生。古注家皆以散爲氏。宜生爲名。近世釋者本大戴禮。堯娶於散宜氏之文。以散宜爲氏。生爲名。今以銘考之。其諸注家之說是歟。然商周之間無二名者。惡來名革。飛廉以獸名。謂之非名也。若是則宜生何以二名。其諸初氏散宜。子孫去宜氏散歟。抑散與散宜爲二氏歟。明堂位曰有虞氏兩敦。夏后氏四連。殷六瑚。周八簋。釋者皆以爲黍稷器。而周禮玉府共玉敦以敵。敦之用固不一歟。儀禮惟公食大夫言簋婚喪。虞特性爲士禮。言敦少牢爲大夫禮。亦言敦。釋者遂有士用敦之說。而於特性之分銅簋不可通變。言同姓從周制。敦與簋之等亦不一歟。周禮舍人共簋簠。注言方曰簋。圓曰簠。說文簠方。簋圓。禮圖言簋外方內圓。簋外圓內方。鄭許其各據一端言之歟。敦以瓦。旃人爲簋亦以瓦。釋者言天地外神以瓦。宗廟以木。簋之質亦不一歟。其敦簋簠皆以銅。始於何時歟。自兩漢至今幾二千年。學者依經據傳。推明古制。以必求其是。而終不可得。況古器之流傳者。有時代之異制。有真贋之異物。有全缺之異文。而欲據一端以定是非。此言金石之大蔽也。是故君子之於學也。舉其大而略其小。用心於有益。而不用心於無益焉。程君捐館舍已一年。子孫善藏此敦。則古者能守之義也已。

得姓述附說

惲氏得姓。推本平通。無可依據。若更他附。益非理矣。然有可疑者。當詳考之。亦所以明慎也。按新舊唐書藝文志。有蔣王惲家譜一卷。蔣王太宗第七子也。新唐書宗室表。蔣王生子十六人。第十子爲潯陽郡公。

爽。爽生子三人。長爲古長衛將軍森。森生子五人。第三子爲杭州刺史構。構生子七人。第二子爲常州司法叅軍稅。唐世宗室子孫。多籍於官所者。稅既官常州。其諸有籍於常者歟。新唐書地理志。江州潯陽郡。本九江郡。天寶元年。更名。是天寶前。無潯陽郡也。爽爲太宗孫。與中宗睿宗同時。不應至天寶後始封。若是。則宗室表潯陽郡公。乃鄱陽郡公之誤也。稅爲惲五世孫。惲旣於皇唐玉牒外別有譜。其諸子孫。因是別姓惲歟。稅爲爽曾孫。其諸卽以封鄱陽爲望歟。今惲氏望鄱陽。而世居常州。敬故詳考之如此。若十國時。楊再惲名與平通同。而世較近。然史不載所籍。俟廣搜之。

得姓述附說二

近世道家刻五岳眞形圖。中岳姓惲名𡗗。𡗗無音釋。道士僞造也。五岳眞形。始見于漢武內傳。乃六朝人所作。未嘗言圖中列姓名。止言帝藏之而已。河圖曰。東方太山君。姓圓。名常龍。南方衡山君。姓丹。名靈峙。西方華山君。姓浩。名鬱狩。北方恆山君。姓登。名僧。中岳嵩山君。姓軍壽。名逸。段柯古西陽雜俎。引河圖而不引眞形圖。柯古中唐人。意者。僞造在唐以後。柯古不及見歟。自緯書造五帝名。道書仿之。肆無所忌。天地百物。皆爲姓名以目之。鄙倍拉雜。不可名狀。後又竄入符籙。以誑愚蒙。吾惲氏有執姓惲名𡗗之說爲典要者。非也。然後世道教。尊于江右。而惲氏望鄱陽。意者。有慕于其說。而易姓從之。是亦事之未可知者。或謂惲氏著于紹興以後。其時士大夫。多自北方南渡。鄆出于邑。惲出于部落。惲出于官。皆北方姓。而與

憚皆相近。然各望皆于鄱陽無涉也。

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二

姚江學案書後一

世說新語。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僧道人爲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旣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僧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心無義那可立。治此權救饑爾。按此術明儒多用之。嘗立一義以動天下。其才力不及者。亦必于師說少變焉。如止修諸人是矣。而開其始者。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也。夫言致則不得爲良。言良則不得爲致。致良知之義。豈可立哉。孟子兼良能言之。愛敬卽能也。陽明先生去良能言之。良知之義。亦不可立矣。于是一變而爲良知卽未發之中。未發豈有知耶。再變而爲良知卽天理。天理豈有知耶。及無端自言之。則曰。人心靈明而已。是良知不能該良能矣。不能該良能。必不能該性與情也。又無端自言之。則曰。是非之心而已。是良知不能該惻隱。羞惡。辭讓矣。不能該惻隱。羞惡。辭讓。必不能該性與情也。其後及門。更多支駢。互相矛盾。皆由于此。大抵先生才高氣盛。不受漢唐宋以來諸儒籠絡。故能懸旌立幟。奔走天下。而議論偏竄。才氣又足以拯之。東轡而西馳。南攻而北走。不可端倪捉搦。及至合前後之說相較。其不能相應。固有如此者。然天下及後世才力聰明之士。皆喜徑惡曲。喜簡惡煩。故爲先生之說。十嘗得八九。其斷然能別擇先生之是否者。累世

不獲一焉。若夫守陳腐之言，循迂僻之行，耳不聞先儒千百年之統緒，目不見士大夫四海之淵源，而曰：吾主朱子，吾主敬齋，吾主敬軒，欲與爲先生之說者力抗，至則靡耳。況朱子敬齋敬軒，揆之聖賢，又有其過不及哉？雖然，黑固不可以爲白也，夜固不可以爲晝也，是在學者善觀之而已矣。

姚江學案書後二

本朝陸清獻公，深斥陽明先生爲禪，而欲廢其從祀。夫陽明先生之學，是非可得而微辨焉。若以從祀言之，聖人之門，豈若是之小哉？敬嘗觀禪有近於朱子理在氣先之說者，如魯祖茶蓋在世界前之言，是也。有近於朱子知在行先之說者，如仰山行履在何處之言，是也。有近於朱子之論性與氣者，如趙州有業識，無佛性之言，是也。有近於朱子之論體與用者，如馮山有身無用，有用無身之言，是也。此皆議論之時，枝葉波流，偶然相及，非爲學之本源。故雖甚近，不可據此，謂同於朱子。若達磨所言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大鑒所言，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此皆本源之言。與陽明先生良知之說無異。故先生之學，不得不謂之禪。然而有與禪異者，亦言戒慎恐懼，亦言慎獨，亦言禮，亦言仁義，亦言孝弟，此則其異者耳。至朱子之學，其尺度繩尺，與聖人之教，皆一轍焉。惟兢兢然，子子然，自拔於禪，甯言之實，而不敢高，甯言之紆，而不敢徑，甯言之執，而不敢通，遂有與聖人不相似者。敬嘗謂朱子本出於禪，而非禪，力求乎聖，而未盡乎聖，蓋此故也。夫聖人之道，固極其正者也，異端不得而混之，然其大則

如天地之持載覆轉焉。冉有宰我之過。後人爲之。宋儒所必擯也。而以言語政事爲高弟子。曾子明孝道。其後有吳起。子夏好論精微。其後有莊周。七十子之徒。有顏子驕。施子恆琴。子張諸人。若是。則聖人及門。固非若一人之言。一人之行。豈得謂聖門之雜哉。天地之道。固如是也。今觀浮圖之有功力者。蓋異於衆人矣。況其精大者乎。是故釋迦達摩大鑒諸人。苟世與孔子相及。當有所以待之者。而謂高朗博大。如陽明先生。必不收錄在弟子之列。此敬之斷不敢信者也。

崇仁學案書後

康齋先生其聖門之猥者乎。平生刻苦自立。所著語錄。多返責之身心。無後儒恣睢之習。其聖門之猥者乎。至與弟訟祭田一事。世儒多爲先生設辭以解者。此未得先生之意也。先生爲宗子。守祭田。而弟鬻之以爲弟得罪於祖。若父。已不得私焉而已。大抵猥者必徧隘。自律嚴。律人亦嚴。所見一有所執。其潰裂必至於此。夫家事與國事有不同者。管蔡危社稷。周公不得不奉王命以討之。若家事。則以恩彌縫之而已。豈可較短長哉。事過之後。先生必有所欲然也。

靖節集書後一

直齋書錄解題載蜀本靖節先生集。有吳斗南年譜一卷。張季長辨正一卷。今坊間本止存年譜一卷而已。疎謬處甚多。而最悖理。不可不辨者。則以先生爲受桓元之辟。此先生出處大節。豈可誣之。按昭明太

子序曰。素愛其文。不能釋手。故加校。粗爲區目。是先生之詩。並無先後次第也。斗南見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一章。在庚子。自都還。阻風規林。辛丑。赴假江陵。夜行塗口。二詩之前。意先生庚子辛丑起官。可謂固矣。又意其時。桓元方當事。乃以鎮軍歸之。而桓元傳。並未爲鎮軍將軍。遂意殺殷仲堪後。代其任。不知仲堪傳。止進冠軍。又辭不受。並未加鎮軍也。是曲折求通。而終於不可通也。况戊戌七月。桓元反。陷江州。己亥十月。桓元反。陷江陵。皆在庚子辛丑前。庚子三月。加督八州。辛丑十一月。桓偉鎮夏口。明年。桓元大敗。王師遂入建康。豈先生而爲之參佐。以獎逆哉。此必無之事也。然則先生庚子至都。何耶。曰。先生飲酒。詩言遠遊。言飢。言營一飽。則非仕事矣。其言阻中途。卽阻風規林事也。是先生以遠遊至都耳。乃瞭然者也。先生辛丑。赴假江陵。何耶。曰。先生本傳曰。州召主簿。不就。先生既抱羸疾。召主簿。必以疾乞假。至滿。則赴之。而終以疾辭。故本詩言投冠。言不縈好爵。是也。先生江州人。州召主簿。應赴江州。而赴江陵者。是時桓元領江州刺史。駐南郡。是先生以辭主簿至江陵耳。亦瞭然者也。合前後觀之。先生不汙於元。可信矣。而斗南於千餘載之後。誣之。誠何心哉。是故先生爲鎮軍參軍。當以文選李善注。元興三年甲辰。參劉裕軍爲是。裕建義旗。先生從之。故自題始作。蓋幸之也。其經曲阿。則裕本始事丹徒。當更有收集之事耳。庚子辛丑。先生未仕。則辛丑遊斜川。癸卯懷古田舍二詩。俱可通。不必如斗南改辛丑爲辛酉。改癸卯爲辛卯矣。宋人讀書好武斷。斗南至改年歲以就之。可謂怪誕之甚者矣。季長辨正。他日當更求閱。不知與

敬所見同異何如也

靖節集書後二

宋書傳靖節先生言。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南史亦同此言。此得先生之心矣。然未悉當日事勢也。何也。先生生于晉哀帝興寧三年。及壯。當安帝之初。其時王國寶。司馬元顯。桓元相更代。故先生無宦情。一起爲州祭酒。卽自免去。徵主簿不就。蓋不欲與諸人之難也。至元興二年。桓元篡位。三年。劉裕復京邑。行鎮軍將軍。追桓元過潯陽。先生乃爲其參軍。年四十矣。先生附義旗而起。以劉裕爲可安晉室耳。明年。劉裕從兄劉惟肅爲建威將軍。先生爲其參軍。其秋。卽令彭澤。敬思先生與劉穆之。王宏。徐羨之。謝晦。同在劉裕幕府。其差池不待言。而劉裕之懷異志。穆之等之附裕。先生必微窺得之。于是晉室之安無可望。故自鎮軍參建威。自建威令彭澤。然後脫然遠去。永遂其不臣二姓之志耳。先生去官時。劉裕尙未執政。以爲王業漸隆者。非其實矣。先生處己之高。見機之決。進退之裕。皆于此可見。其詩清微通澈。雄厲奮發。如其人。如其人焉。楊吳江夢孫。亦潯陽人。徐知誥表爲秘書郎。夢孫乞天長令去。其庶幾聞先生之風者歟。

陶靖節集書後三

敬嘗遊廬山。求所謂栗里者。得之。其地西南距柴桑。東北望上京。廬山之陽谷也。先生始居上京。後遷柴

桑暫居栗里。復還柴桑。年月遺落。前人考求頗未當。敬就晉書本傳。並先生詩文推正之。遊斜川詩。在辛丑。懷古田舍詩。在癸卯。是辛丑至癸卯。先生尙居上京無疑。甲辰夏。爲鎮軍參軍。乙巳春。遷建威參軍。其秋。乃令彭澤爲鎮軍詩。言與田野疎。言返班生廬。爲建威詩。言田園夢想。言懷歸舟。皆未遷居之言也。本傳先生謂親朋曰。聊欲紓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歸去來辭曰。三徑就荒。曰。攜幼入室。蓋先生未赴縣時。遷家累於柴桑。當乙巳之秋至冬。罷彭澤。遂居之。歸田園詩。言宅言屋。言後園。言堂前。卽柴桑宅也。還舊居詩。則自柴桑偶還上京。故言周故居而已。以爲自彭澤還上京者。非也。若遷栗里。乃在戊申之秋。觀遇火詩。移居詩。可見乃倉卒事耳。意其時。故人龐通之等居栗里。故先生往從之。以爲在庚戌者。亦非也。且不久卽還柴桑。觀庚戌西田詩。丙辰下潁田詩。亦可見也。五柳館當在上京。先生未仕時事。歸去來館。當在柴桑。先生休官時事。今栗里有二館。後人之企附也。夫古人之事。往矣。其流傳記載。百不得一。在讀書者。委蛇以入之。綜前後異同以處之。蓋未有無間隙可尋討者。若是。則古人之事大著。可由其事以求其心焉。及古人之心大著。可復引其心以斷其事。此尙友之道也。若任情肆意爲之。雖今人朝夕共處之事。且不能得要領矣。况古人哉。

李氏三忠事蹟考證書後

宜興李慶來鹿紆。采集其先世三忠事蹟。爲考證一卷。而以諸名人所爲傳志。雜文冠之。皆明永明王時

殉節者也。曰用楫。官兵部侍郎肇高廉雷瓊巡撫拒大兵於合浦。戰敗。自沈於靈山之勞家池。曰未。用楫同產弟。官監軍道。大兵敗。李定國於肇慶。未走死。德慶州曰順。用楫同姓。祖父行。官江西道監察御史。與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謀召李定國。誅孫可望。可望遣其黨鄭國殺之。隆安之馬場。謹案本朝於明三王死事之臣。悉仍其官予之諡。所以勵名義也。用楫未抗顏行以死。死而未及達其名於本朝。議禮之官諡不及焉。然其皎然之意。如日月也。若順之死。則有不可不詳辨者。定國可望。始皆流賊也。繼皆張獻忠養子也。其在賊無異也。可望流入雲南貴州。定國流入廣西。皆奉永明王。其歸朝亦無異也。舍可望就定國。於義何居焉。蓋當日者。永明王再返肇慶。可望邀秦王封先發難。大罪一。及走隆安。可望下兵貴州。脅乘輿。大罪二。擅殺嚴起恆。楊畏知。大罪三。馬吉翔等謀害堯舜禪授圖。大罪四。改國號。易印文。大罪五。此五大罪。皆不可赦者也。可望劇盜耳。其勢不及王彌。秦宗權。於曹操。司馬懿。不能爲其奴隸也。然而劫遷易衛殺人。望加殊禮。皆已爲之矣。是故可望必誅者也。欲誅可望。非召定國不能。十三鎮在湖南。定國於隆安尙近。宜召一。湖南兵次第敗散。定國能敵可望。宜召二。各降將朝暮反側。定國知尊朝廷。宜召三。此三宜召。皆不可易者也。若是。則永明王雖無詔書。尙當以安國家。利社稷爲之。況當日之奉命行事哉。自江介自立。南服播遷。諸臣多結黨藉援。搆災煽亂。馬士英倚黃得功。而左良玉反於楚。金堡主何騰蛟。而鄭芝龍叛於閩。吳楚之黨內訌。黔粵之師外潰。皆由私意彼此。流禍無窮。若召定國一事。則大義所在。國

統攸關。非諸臣反覆者比也。後此可望反於貴州。遂降本朝。定國始終求出永明王於緬甸。不克而死。若定國者。其可謂晚蓋者歟。

朱贊府殉節錄書後

南城朱茂才。以六世祖新城贊府延忠殉節錄。求士大夫記載歌詠之。茂才從祖父新城校官元錫所撰也。徵傳于敬。敬告以大傳非文集體。復徵書事。敬告以文集與府縣志不同。若累累言忠節。乃志體耳。而茂才請不已。遂取其錄。書後歸之。贊府聞李自成陷京師。棄官後。以不下髮。被逼自殺。其死正矣。敬獨悲其未死時。已見夢於妻姜孺人。言得從崇禎皇帝。此忠臣魂魄。死生一致。而一家之中。其誠足以相及之驗也。江右前明殉節諸臣。吉水李左都邦華。宜春袁僉都繼成。峽江曾文淵。櫻清江楊東閣廷麟。爲最著。諸君子忠謀亮節。照耀寰宇。贊府以位卑。所行無他表見。然歸命君父。如水之百折必東。與諸君子艱危戰守。死而猶視。豈有異耶。士大夫幸生平世。當求贊府所以能自立之故。則知伊周可與龍逢比干易地而所成之事。其大小高卑。於性分蓋無二焉。

卓忠毅公遺橐書後

瑞安林監州從炯。蒐次卓忠毅公遺橐。并附各文及詩之傷忠毅者。爲三卷刻之。而徵辭於敬。敬以名與忠毅同。不敢附於篇末。監州謂古者既葬而諱。恐傷生者之心耳。非如字之尊名。後世不達此指。以不斥

名爲禮。慎矣。又諱必及其世。今已去忠毅四百餘年。且非臨文之義。敬遂不敢辭。謹按。忠毅授命於建文四年。其生平經濟氣節。前人已表章之。如日月之著矣。敬所惜者。劉忠愍所作原傳。載忠毅著述。有遺書十卷。詩文五十卷。今止存數十首。忠毅門人黃潮光所作年譜行狀。今悉不存。夫古之大人。具蓋世之氣。全不世出之節者。其生平無不謹小慎微。事事得其所處。若跡弛之士。感激一旦。竟成其名。史書及府縣志紀錄。則有之。必不能千百年之後。人人變色動容。有一百折不屈之人。如在其心。如出其口。若忠毅方學士。鐵尙書者也。故敬嘗喜於詩文集。求古人性情之所在。年譜行狀。求其瑣屑不經意之事。以觀其學問之所至。而惜乎忠毅之竟歸散落也。李將軍名將。子長記其被獲。臥兩馬間。張都督百戰保江淮。退之。記其不忘名姓。段太尉手擊朱泚。子厚記其鬻馬償債。皆其人精神意氣。流露於不及覺者。故可以爲觀人之法。忠毅本學宋儒。其言行必精密有步驟。而竟無可考證。豈不重可惜哉。然忠毅遺文遺蹟。雖散落。幸有此數十首。及忠愍所作原傳。讀者能一一推之。未嘗不可以測忠毅。此後監州其益蒐次之。或更有所得。則益幸也。

維摩詰經書後

此經亦鳩摩羅什所譯大乘經。史稱與釋道安相合。白太傅曰。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蓋指其中精語言之。行文則弇陋平雜。不足觀也。其經之全帙。在注明維摩詰示疾爲緣起。

蓋佛教人出家而維摩詰以居士見身故此經佛道品言煩惱泥中有衆生起佛法乃卽病與藥耳然執藥治病藥卽病矣故下章入不二門品盡掃除之所以爲大乘經也如此義諦惟佛地位能決之諸弟子並大菩薩豈任問此疾耶蓋全指皆出於佛而筆授者非過量人雖釋道安鳩摩羅什無如之何也

楞伽經續書後

盍亦觀車之行於大塗乎引而之乎千里者馬也視乎險夷曲直者人也其載則車也人之心譬之車而載與人馬皆具焉是故性之五情之七心之載也知爲心之人能爲心之馬善不善爲心之險夷曲直其至爲心之千里若是者盍亦觀車之行於大塗乎性善者也情善而之乎不善者也知之體洞然無善無不善者也而其用能知善不善能之體充然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也而其用或專於善或專於不善是故孟子性善之言以性言性而舉其全荀子性惡之言以情言性而要其末揚子善惡混之言以情言性而混其末與初韓子性有三品之言以知能之用言性而忘其體惟浮圖之言則能舉知能之體焉而能者有畔岸者也故多舍能而言知曰常惺惺曰活潑潑皆知之體也以此爲性故其言曰性無善無不善程子朱子引常惺惺活潑潑之說而附之以儒言失其旨矣此經六識分見第七識合見第八識爲性海皆由知之用以推極知之體六識第七識卽楞嚴生死根本也第八識卽楞嚴常清淨體也其義宏深浩渺細極無際大含無涯陽明先生終身言良知無出是範圍者其徒雖屢變他說又何從出之哉故其

言曰。良知包括天地。夫知之體。宏深浩渺如是。若於能之體。尺寸推之。必有可敵楞伽斯義者。而惜乎律家所言。不能盡也。

壇經書後一

大通禪師偈曰。時時勤拭拂。不使惹塵埃。大鑒禪師反之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今壇經所言。皆拂拭之功。何耶。蓋圓頓漸三教。未有不終身拂拭者也。未悟之先。拂拭導之。既悟之後。拂拭養之。宗門宿德。皆如此。然滯於拂拭。有漏之因耳。故大鑒以無一物救之。滯於無一物。亦有漏之因耳。故大滿以未見性救之。涅槃經言。佛性常。諸法無常。大鑒乃言。佛性無常。諸法有常。皆以解黏去縛而已。惟如此。方可以言拂拭之功。壇經所言。非止爲接引初機設也。

壇經書後二

大鑒禪師臨涅槃。次傳授之世。自摩訶迦葉尊者。至菩提達摩尊者。凡二十有八。而吉迦夜所譯付法藏記。止二十四。至師子尊者而絕。宋沙門契嵩。據三藏記。著傳法正宗論。定爲二十八祖。是矣。然契嵩答彌遮伽多等七尊者。無師弟子傳授之義。則非也。敬觀佛書記。師弟子傳授。大約附會成之。甚鄙誕不可訓。不止如朱子所詆。用中國音韻聲律而已。浮圖稍有識力。如元沙備。徑山果。必不爲是言。况諸尊者之超然哉。故壇經止次其世。無綴辭焉。後之人。可以無惑於附會之說矣。

文衡山先生詩冊跋

陽曲李巽字同年藏文衡山先生詩稿四冊。揭陽鄭總制家故物也。曾歸真定梁蕉林相公。總制官直隸。故歸總制。凡爲古近體詩若干首。皆清瀏雋上。書法則出入顏褚。極率意處。皆有法可尋。真蹟也。古大家名家所作。自性情流出。故生氣盈涌。大小高下。如其人之生平。贗者支支節節爲之。則索然矣。衡山先生託志高尚。而此冊有不可遏如之勢。朱子讀陶詩而歎其凌厲。蓋隱士句中之氣。皆如是也。夫事功較之文章。異矣。然未有不本之性情者。總制以治才著。乾隆中。蕉林相公在聖祖朝。委蛇黼黻。極一時之盛。二人句中。其亦有不同於俗。未易以淺近窺測者歟。巽宇必以敬之言爲不謬也已。

黃石齋先生手札跋

汀州伊墨卿太守藏石齋先生手札一通。與熊魚山書也。詳書中所言。當在崇禎九年。先生起官之後。時魚山以事降官。牢落在外。故辭多隱約耳。書後歸心丹訣。其有所託而爲之歟。古者忠義之士。如顏平原及先生。皆學仙而得明驗於授命之日者也。富鄭公丹訣一匣。康節舉而焚之。曰。先去一大病。善學古人者。可以互觀焉。

醴泉銘跋

張子實臨徐俟齋尺牘書後

右陽城張子實臨侯齋先生尺牘并三家跋語作一卷敬愛其雋宕清超假歸案頭一月餘第八行爲下食婢汗損數字不可治因書後歸之敬今秋至南昌首見左忠毅史忠正手札次見董文敏初入翰林時家書次見侯齋尺牘皆真跡也忠毅之言如苦行沙門眼超語峻必證上果忠正處分軍事謹密當事機侯齋隨手作書莊語諠詞具見格調如接王劉諸人談嘯文敏皆家常語耳劉豫州聞之當自臥百尺樓上矣於此見士大夫性分風尚各有所近而所處之世緩急治亂亦可尙論焉忠毅忠正手札藏桐城左氏侯齋尺牘查守樗自廣東攜歸京師文敏家書爲子實所藏因并識之

記蘇州本淳化帖

嘉慶十一年十月敬在南昌於彭臨川處見板本淳化帖十卷卷數下有臣王著摹四字檢卷後仍摹奉聖旨摹勒上石篆書則卷數下四字爲牘矣士大夫必不至此其爲市井所爲僞本無疑十四年八月復於南昌見之知爲瑞州吳司馬故物後至京師見多鬻之者旋過蘇州則賈人以數帙炫賣焉然後知爲蘇州本也六研齋筆記王文肅所藏淳化帖卷數下四字與此同又第二卷鍾繇書第三卷孔琳之書增多處亦同惟文肅本裂文八處此本或見或不見文肅本莆田陳知古王俊刻等字此本皆無之據此則此本爲翻刻文肅本亦無疑文肅於此事雖未見深嗜其家庭門館多知者何至弄此贗物豈賈人先饋之爲聲價歟抑文肅好廣而漫購之歟文肅本鈎摹不知何如吳司馬本俗則甚然尙是百年前拓本今

市中本則更下也。

上董蔗林中堂書

中堂大人閣下。敬前在都。不及見吾宗宛平君。宛平君有孤女二人。中堂爲猶子娶其少者。敬欽風義之日久矣。然處卑賤。不願自通於左右。後令富陽爲中堂鄉縣。以禮至邸第一投謁。而中堂辱存之。侍坐之頃。妄測淵雅之衷。宏通之量。蓋庶幾唐之張子壽。宋之王子明者。是用益不敢苟然。致獲咎於大君子。蓋十五年之間。未嘗一日忘。未嘗一事干。此則敬之所以自立於天下士大夫。而中堂之所深知深知者也。雖然。上之於下也。知其識。知其才。知其守。皆有迹可求者也。故雖以卿相之尊。欲知草茅初進之士。難矣。而實易。下之於上也。有奏狀之言。有制詔之辭。有朝議之公。有輿論之詳。易矣。而實難。何也。彼在上之庸淺者。蓋亦有之矣。而不爲庸淺者。識至遠而不見其識。才至大而不見其才。守至堅而不見其守。皆無迹可求者也。而以庸淺測之。則惡乎知。惡乎不知。是以敬之於中堂。不敢以庸淺測之。則請言敬之所能測者。曩者。敬以官事。久羈浙中。中堂歸富陽。一切以古禮自處。而人人所道者。入官寺如甘甯。過里中如石建。敬以爲此自好者所能。不足以見中堂。敬所竊窺者。其時海內無事。而中堂獨居念之深。念之至深。處若忘。行若遺。在堂則循階。在室則繞柱。且中堂立朝。素不以辭色從人者。及自富陽至天津。至京師。而不惜委蛇行之。行之而無所圖。則向之念之深。念之至深者。何爲也。行之而有所圖。則向之念之深。念之至

深者。何不聞一親者之與聞。一智者之與議也。及數年之後。朝廷施大賞。用大罰。而後使敬渙然而意得之。此則中堂之不見其識。不見其才。不見其守。有如是也。然而敬尙不敢信以爲如是也。及往歲侍坐。微及古今相業。有旋乾轉坤者。中堂悚然惕然。言何敢承。何敢承。而後益信爲必如是也。敬所能測中堂者。此一事耳而已。如是推之。則中堂輔佐兩朝。垂四十年。其中識之遠。才之大。守之堅。而無迹可求者。豈易更僕數哉。豈易更僕數哉。敬生有狂名。而所守皆猥者之事。惟好觀古今之大人。察其人人之所不諒者。此則分外之想。分外之志。其世人所謂狂歟。然性之所喜。不能以已。敬座主戴文端公。於中堂淵源最近。道義最深。其忠愛勤勞。亦有深隱。不可驟識。如中堂者。敬文稿上書一首。神道碑文一首。庶幾得其大凡。不可不呈之中堂。古者語必以類。故詳敘敬之所以測於中堂者。以先之。惟留意焉。正月十八日。惲敬謹上。

上舉主笠帆先生書

笠帆先生閣下。前者旌旆自江西移湖南。士聚於庠。商告於市。民要於野。願一叩首馬前。先生豈人人被之澤。以要結之哉。心之所及。足以相信。有如是也。而其中能詩文者。復揄揚其事。以獻之左右。先生亦深慰藉之。後敬追隨至九江。先生問。獨無詩若文。以言別之。故敬對而未悉也。古者贈送詩若文。多規戒之辭。至明而盡出於諛悅。蓋不問其人若何。而皆有以諛之悅之者。其升擢朝覲。則諛悅之辭從同。同是故。

敬集中無是也。且詩文集序及題辭亦無之。何也。五尺之童。未知丁倒。卽有集。此誑科第耳。遺種之叟。萬事瓦裂。亦有集。此無聊賴耳。富貴酣養。欲爲清流。亦有集。此乘豪橫耳。序者。纍纍焉。題辭者。纍纍焉。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此不必更附其後也。況禍福之端。一人造之。一人當之。已末不稱本。若以從他人。豈不大可惜哉。是故敬集中亦無是也。先生文章事業。出於人人。不在餽生之揄揚。敬事先生。與人人殊。不在隨人人爲揄揚。故先生之去。亦無之。惟先生之去。亦無之。而後四海之大。百年之久。無有再以贈送之詩若文責敬者。而集中之義例。遂如金城之不可攻。湯池之不可越矣。然而有白之先生者。故九江之對。請以書進。幸得畢其辭焉。蘇子由曰。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敬之庸劣。不敢附於古之君子。竊竊微祿。近二十年。不敢謂不用於世。然今之天下。人才衆矣。任鈞軸者。有人。任疆場者。有人。任河渠者。有人。任漕輓者。有人。任百執事者。有人。皆循循然奉功令。赴期會。較其貴賤。則有相懸者矣。論其賢不肖之相去。其間豈能以寸哉。是何也。世亂則才勝法。世治則法勝才。太平旣久。無異政。無殊俗。豪傑與凡庸同功。正直與詭隨並譽。如洪鑪熾。則金鐵雜投而皆鎔。大海泛。則淨穢疾下而同化也。若是。則敬雖服卑官二十年。豈敢謂用於世。卽等而上之。再等而上之。又豈敢謂用於世哉。若是。則寄於物以自遣之說。敬何敢辭焉。且夫操觚之臂。可引六鈞。習於射也。超距之足。可越三丈。習於踊也。測理之心。可達千聖。習於文也。敬自能執筆之後。求之於馬鄭。而去其執。求之於程朱。而去其偏。求之於屈宋。而去其浮。求之

於馬班而去其肆。求之於教乘而去其罔。求之於菌芝步引而去其誣。求之於大人先生而去其飾。求之於農圃市井而去其陋。求之於恢奇弔詭之技力而去其詐悍。淘汰之。播揚之。摩揣之。釐沐之。得於一是而止。是故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竊有志焉。而未逮也。本朝作者如林。其得正者。方靈皋爲最。下筆疎樸而有力。惟敘事非所長。再傳爲劉海峯。變而爲清宕。然識卑。且邊幅未化。三傳而爲姚姬傳。變而爲淵雅。其格在海峯之上焉。較之靈皋。則遜矣。其餘諸子。得固有之。不勝其失也。是固有之。不勝其非也。敬才驚下。終其身而已矣。若夫文之堅毅者。必能斷文之精辯者。必能謀文之有始終者。必能持正。則所謂鈞軸疆場。河渠漕輓。百執事蓋無二道焉。然或寓之文而充然。寓之事而未必不飲然者。則又存乎其人。存乎其時而已。敬非敢自矜也。茫茫千古。如驅羊。如履狶。如害馬。不力辯焉。則此事皆爲謬種矣。惟先生諒之。八月二十一日。惲敬謹上。

上舉主陳笠帆先生書

笠帆先生閣下。本月十六日。接奉鈞諭。辭旨精審。以於爲可教。而諄諄示之。言藝如是。言事言道。必悉如是。此古人所以能日進之道也。而簡末及于亭孝廉。則知幕府賓從。皆見敬前書。而幸正之。先生知交遍海內。幕府之盛。幾於裴丞相。錢留守。敬以言藝進。當始終盡其愚。并以質之諸君子焉。書日之法。始於尙書。而詳於春秋。春秋書魯大夫之卒。穀梁言日者。正也。不日者。惡也。公羊則以不日爲遠。今考公子牙以

後二十三人。賢與不肖。卒皆曰。則不日者。以遠失之。公羊爲是。故古者金石文。卒皆書日也。左傳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孔疏以季孫行父等證之。是君臨宜日也。文端碑書甲寅。皇上親臨喪次。其法本此。至賜諡。賜祀賢良。賜祭。春秋無明文可比。然不日。則疑於與臨喪同日矣。故謹書之。春秋於喪之歸。皆書日。桓公昭公是也。故文端之喪。至南昌。亦謹書之。葬之日不日。公羊有渴葬漫葬之說。而以不日爲正。然春秋書魯公之葬。夫人之葬。各十皆日。則他國之不日者。亦以遠失之。非如公羊之說也。故文端之葬。亦謹書之。數條皆金石文通例也。若書三代封贈之法。其以一筆書者。必官封無異焉。今箕圃先生有官階不可沒。彭太夫人受夫封。亦不可沒。是以前後詳書。而中以如曾祖。如曾祖妣。變文以隔之。此亦金石文通例也。其所以必三代排比書。不合書有官無官。有封無封。而一筆以封贈結之者。抑更有說。此文自嘉慶元年。至如公式。以日排比書。舉人中書。以文端之年排比書。賜及第以後。以國家年號排比書。而於賜及第書文端之年。爲上下轉捩。蓋前後數百言。皆排比法。以見謹也。若書三代。獨不排比。則爲文體不純矣。史記漢書。有排比數千言者。其後必大震蕩之。此文實在前。虛在後。所以如此者。因通篇不書文端一事。故用排比法。敘次家世。科名。官位。然後提筆作數十百曲。皆盤空擣虛。左回右轉。令其勢稽天匝地。以極震蕩之力焉。此法近日諸家。無人敢爲。亦無人能爲也。東坡司馬公神道碑。虛在前。實在後。所以如此者。由一切事業。不足以盡文正。故竭力推闡。在前後列數大事。止閒閒指示。如浮雲如小石。此文正人。

之大。東坡手筆之大也。文端雖賢，必不敢自儕古人。敬才弱，不敢犯東坡。因顛倒其局用之。至變化則竊取子長，嚴整則竊取孟堅也。自南宋以後，束縛修飾，有死文無生文，有卑文無高文，有碎文無整文，有小文無大文。韓子詩曰：「想當施手時，巨刃摩天揚。」南宋以後，止於水航之尺寸粗細用心，而不想施手時，故陵夷至此也。婦人稱太，始於太姜、太任、太姒。戰國始見太后之稱。漢晉以來，有太夫人之稱。其夫在不稱太，乃定制於北宋。至今沿之。而夫婦皆亡，則仍不稱太。與歷代升祔不稱太，同。文端爲修撰之時，箕圃先生夫婦相繼而逝，故封一品時，應去太字。于亭之言是也。如尚有未當，祈卽續示爲幸。十月十一日，惲敬謹上。

答伊揚州書

秋水先生閣下。不見二十餘載矣。天下不過此數人耳。何日忘。何日忘。今年在椒邱舟中，得二月二十二日書，喜甚。開槭讀之。知在粵東。見敬文臺，過蒙獎借，不安殊甚。惲子居他日，何以副朋友之所期耶。不日進，卽日退，恐文質無所底。愧見諸君子。則今日之論癡符，亦終歸於覆醬瓿而已。諒如其言。曷如其光。皦如其音。先生視敬，有一焉否也。清夫、徵士，時時於往來中，知其爲人。其文必有過人者。往歲敬北下章江，先生爲故人子所發書，並清夫、徵士集，均未寄到。至下籤之說，敬何人斯。敢富斯語。然有可復之先生者。曹子建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劉彥和云：「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歐陽永叔文成，卽黏壁。

時時讀之。蘇子瞻用事必檢出。此數人者。其用心可以觀矣。是故文者。私作也。必以公行之。文者。藝事也。必以道成之。固有賢人君子。窮極精慮之所作述。而一得之士。可以議之者。然則清夫徵士之集。敬請得因先生之言。而一一籤之。天下當不以爲僭也已。敬於孟詞。爲鄉試同年生。孟詞卒後。未聞其一事。心嘗恤然。其生平學問。又未得其要領。所命云云。皆敬心中所朝夕念也。然如何而可以不負孟詞。惟復命之。聞先生明歲有江右之行。當可作數日遊。所欲言者。無窮極也。七月初七日。惲敬謹復。

答伊揚州書二

秋水先生閣下。前奉韶州手書。七月中作復。并文藁四部。由瑞金楊茂才國芸。寄李汀州處矣。如未達。可同署瑞金邵君促之。甚便也。八月下旬。清夫徵士之少君蘭芳來寓。手書并清夫文集一部。始知遲遲之由。蘭芳事已與料理矣。敬前復書。蘭芳錄本奉呈。想已達也。清夫爲今之作者。先生來書。何言之謙耶。貴省近日古文。推朱梅厓先生。清夫得之梅厓。梅厓始終學韓公者也。大抵韓公天質。近聖賢豪傑。而爲文從諸經諸子入。故用意深博。下筆奧衍精醇。梅厓止文人。而爲文又從韓公入。故詞甚古。意甚今。求鍊則傷格。求適則傷調。自皇甫持正。李南紀。孫可之以後。學韓者。皆犯之。然其法度之正。聲氣之雅。較之破度敗律。以爲新奇者。已如負青天而下視矣。清夫猶是也。敬與清夫所學不同。若強清夫之文。以從敬。是猶毀鼎彝而鑄刀劍。舍琴瑟而聽鼓鼙。後者未成。先者已棄。鄙意欲於其目錄之不劃一者。齊之。稱謂之不

相當者。易之。當時語之。不合法者。刪之。如是而已。望寓書清夫。視所見同否也。九月初五日。惲敬謹復。

答伊揚州書三

秋水先生閣下。前月得舍弟書。知過嶺修謁。重蒙嘉惠。感謝感謝。舍弟蹉跎二十年。不得已請書於先生。從此或有遇合。以成其用。皆先生之賜也。目下尙在瑞金。望後方可至章門。所賜家南田畫。未得展玩。而心之欣然。已不成寐矣。惠書舍弟先附來。昨又得九月二十七日書。所以慰藉期待敬者。良厚。不敢當。不敢當。敬近日觀尹河南。范忠宣。所以處患難之言。褊心暴氣。似有銷釋之漸。其餘世事。俟大定後。與世之大君子權之。不敢求進。亦不敢言退也。光祿公人倫模楷。專立祠堂。頌述功德。敬得附名其間。可謂幸甚。惟來示命以作記。敬思記體謹嚴。唐宋諸名人。雖破體爲之。不過抑揚唱歎。以遠神激蕩而已。氏族官位。既不能詳列。學問事功。又不能實載。是以改作祠堂碑銘。可以用大筆發揚。用重筆結束。太夫人祔廟。亦於體得書矣。先生必以爲宜然。宜然也。古者講學之人。祠堂記多稱號。稱先生。今用祠堂碑例。宜稱官稱公。至惠州之事。例不宜書。太夫人生平之事。例不宜書。孫曾銜名。例不宜書。先生亦必以爲宜然。宜然也。道學異同。若入碑文中。少涉筆。則不透徹。多涉筆。則辨體論體矣。不涉筆。則通篇之文。如玉卮無當。玉盤缺角。故起首推明朱子之學。後列高宗之諭。及文恭之論。君友共證明之。遞入銘中。可以縱橫往來。使銘辭瀏然確然。與碑文相照耀。乃變法中正法也。鄙意如是。必屑屑自明者。敬以後學。爲先進作碑文。庶幾

慎之又慎。或免咎戾。先生亦必以爲宜然。宜然也。敬爲飢寒所迫。秋來又病腰腳。明春得暇。清夫之文。當卒業焉。或天假之緣。得朝夕晤對。則可益盡其愚。清夫必不鄙夷之也。龔西原署瑞州。周雨亭署南昌。同知。皆時見。已致盛意矣。方茶山在遠。未得見也。冬寒。一切爲道自重。不宜。十月初五日。惲敬謹復。

答伊揚州書四

秋水先生閣下。二十二日。舍弟自瑞金至南昌。盛言先生兄弟之樂。子姓之謹。精神之固。問學之勤。爲之欣然。可以觀所養矣。又言秋水園古樹數章。修篁數十畝。池館位置。得疎宕之意。兼有近石遠山。引人着勝。先生何修而得此耶。敬在千里外。已神游化人之宮矣。能繪一圖來。當以小賦或小記償之。庶幾此山之靈。欣然解顏也。所惠香山老人畫。是其晚年之筆。意境超遠。體勢雄厚。皆以篆籀法爲之。惜神已敗矣。緣懸挂積年。爲塵土所侵。裝潢家又以低手壞之也。敬過眼雲烟。幾數千軸。大約以俗冒雅者貴。以雅箴俗者賤。以邪干正者。賞家多。以正排邪者。賞家少。小道尙如此。如何奈何。光祿公祠碑銘。先生當自書之。或用青石大碑。四統如表忠觀碑。書徑三寸字。四圍以石柱石押束置一處。可得五百年不毀。五百年後。必有再刻之者。如此。則此碑之獨雄宇內。無窮期也。先生銜名。例應直書。已書之矣。今人作文。卽不書名一節。已成大謬也。光祿公之曾祖。司鐸何地。望示知。可填入拙集中。不宜。十一月二十五日。敬謹上。

答趙青州書

味辛先生閣下。往歲在鄉郡。敬將返江右。而先生有關中之行。千里饑驅。彼此同之。所慮者。敬少壯於先生。江右一水可通。無多勞勩。先生則未免車馬之苦耳。今歲十月。得印山大兄書。知道體達和。有南轅之意。尙未深悉。十二月中。孟巖廉使詣部。始知其詳。并得手書。知左手足枯重。急切未愈。昔之名人。多有此疾。當由性情耿介。中懷時有所不然。又多危坐讀書。血氣不行所致。然關右風高。可愈積濕。何遽至如此。將毋爲甚寒所中邪。若是。則湯散不可專補血氣也。先生自作輓匾。輓聯。雖佳甚。然豈得便議此。自靖節自作輓歌。近代名人。沿結習爲之。或數十年後。尙康強逢吉。不幾於欺謾當世後世邪。閱書至此。當乙之以一笑。愈疾可也。敬嘗觀之。古人其畜道德能文章者。饑寒之外。復多變故。或家室違異。或朝廷歧阻。或毀敗於讒譏。或展轉於疾病。使歷睽變之人情。發幽沈之己志。故一旦事權會屬。則智力所詣。適中機牙。而牢落一生者。其遺文逸事。法書名畫。皆能曲折精微。鴻懿絕特。不類乎人人之所爲。孟東野曰。身病始知道。道尙可進。其他所得。甯有旣哉。甯有旣哉。大集之序。乃後死之事。比之元晏。愧何敢當。然元晏之才。實不及太沖。當時皆耳食耳。茫茫天下。作者幾人。知者幾人。此後先生卽不徵敬文。敬亦有以報也。續刻文彙。於原刻多改正。附呈一部。祈是正之。五月六日。惲敬謹上。

與宋于廷書

于廷孝廉仁弟足下。獻歲擾擾。過從未盡所欲言。居陋意蕪。致足下與漁橋。登舟北行。不及一執手。迨正

月垂盡。因雨霽赴江干。旌旆久已束發矣。今年會試。聞言路又先事及之。當事者必加意束縛。或藉此可得真讀書人。若是。則足下及諸與敬相知者。獲雋必倍蓰也。敬近況如相見時。家慈已來章門。子寬尙在吳城。爲舉債計。終恐無益耳。西原太守時來。夏首可署撫州。見懷詩清宕可諷誦。中引嵇中散事。極相肖。若戴九江事。則鄭漁仲所誣也。敬久欲雪此言。今因足下詩。輒分疏之。案通志敍次小戴記。斥之曰。身爲賊吏。子爲賊徒。而引漢書何武傳爲證。敬求之漢人他書。無有言九江事者。故漁仲於何武傳之外。亦未引他書。今止據此分疏。可無漏落。傳曰。九江太守戴聖。禮經稱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原文言多不法。言得其罪。未嘗言受賊也。此如以意決事。不守功令期會。或過誤賞罰。科斷乖背。皆是。觀刺史所舉。九江尙敢廢閣。殆倚聲望。傲然爲之。致積衍過而已。不當二千載之後。懸入以受賊。使如漁仲言。貢禹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公孫宏以罪免。皆可曰受賊矣。傳又曰。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原文言平心決之。則武非縱盜也。武非縱盜。則九江之子。非盜黨也。此蓋漢法。連坐其子之賓客爲羣盜。故子繫廬江。緣漢人市好客名。多通輕俠耳。漁仲斥之曰。賊徒如斥。九江受賊。失事實矣。可哂也。北宋以後。儒者喜刻深。而讀書又不循始終。卽妄爲新論。專以決剔前人瑕累爲快。如諸葛忠武。文中子。皆詆毀無完膚。況

九江哉。至明程篁墩拾漁仲謬說。遂有罷祀之議。廢己之耳目。隨人之是非。益可哂也。冉子有聚斂。端木子貢貨殖。南宮子容載寶而朝。皆記載明確。以親受業聖人。不敢議於九江。則正史所不書者。以意加之。儒者之言。宜如是歟。且九江父子果大惡。則容賊吏。祖賊徒。蜀郡何君公。何以爲賢刺史也。敬前過栗里。考陶靖節事。知吳斗南言靖節仕桓元。甚非事實。今九江事得敬此書。當大白矣。如後此有數十年暇日。當遇事爲古人分疏。勿使漁仲諸人陷溺昔儒。註誤後學也。近十二章圖說。首服圖說。兵器圖說。已定稿。寫畢。當呈請是正。三月十六日。惲敬謹上。

答張翰豐書

翰豐仁弟足下。爲別三載矣。中間時一通問。不盡欲言。遼闊之忱。如何能置。春間書來。乃聞蘭畦先生之訃。近聞孝廉亦前後書來。事至於此。奈何奈何。然悠悠之人。至欲歸咎診候藥物。長安居真不易矣。五月中。近園復有書來。以志屬敬。敬義無可辭。辭則無以對蘭畦先生矣。屬草稊之後。有知舊者。謂不宜作如是言。宜言國家恩遇。門地貴盛。終世無過。嗚呼。知舊其愛敬者歟。然此無過之志銘。長安貴人。能操筆墨者。不下五百人。何必江南惲子居。千里嘔心。起古之揭日月。泣鬼神者。而質其然否也。敬嘗謂南宋以後。爲志銘者。如壙畫工。凡傳之師。授之徒者。知衣冠佩帶而已。他非所知也。是故所爲顏閔之容。無甚相遠也。所爲飲光鷲子之容。無甚相遠也。爲志銘者。官閥之外。言其和於家。言其勤於朝。言其惠於朋友。千百

人皆此數語耳。安眉於目上。植須於頤下。頤頤然。團團然。去衣冠佩帶。孰辨爲顏閔。飲光鶩子哉。若是者。皆可以無過者也。夫天下有生。平煦煦嘔嘔。言行無可指。而後不得爲君子之徒者。或衆所忌。怨。生平所爲。有得有失。千載之後。必有仰企之論焉。此無他。觀其大體而已。敬於蘭畦先生。本其性情。得其形貌。故讀之終篇。如見轉盼而思。厲聲而呼。高步而望。倚几而指揮。至於朝廷知人之明。用人之當。層疊皆見。則知舊所謂無過者。或亦庶幾焉。然而揭日月。泣鬼神者。未嘗不可見。仁弟詳觀之。其有以告我。秋中彥惟當北行。見時爲道念。六月十五日。惲敬謹上。

答鄧鹿耕書

鹿耕先生明府閣下。前蒙惠書。所陳皆古人之義。敬何敢承知。即日舟赴章門。可面罄一切。未及作報。嗣恩恩奉謁。先生益有以獎借之。敬益用自愧。然何幸得此聲於天下士大夫。此後不敢不自勉矣。使來復奉書及多儀。愧甚愧甚。尊甫大人。名儒循吏。伐石之辭。敬得操筆墨。以揄揚盛美。方懼不稱所使。何敢濫叨嘉貺。詒誚古人。然卻之則非先生事。尊甫大人之心。因先生之美。遂忘鄙人之陋。謹再拜登之。前鶴舫先生。曾以蟾蜍大研。孔雀補見賜。亦不敢辭。其於他人。則未之敢受也。古者文人集中所刻。時與石本不同。皆由年力俱進。積漸更定。故致如此。尊甫大人志文。敬因作意部勒。故用筆未得自然。下語亦不能堅定。心常囁囁。近塗改數字。刪易數語。較呈西原太守本。略似整齊。然未敢信也。謹鈔錄奉寄。如已誼日。可

先付鉤摹。敬有更定。自存集中可也。先生論史筆。不難於簡。難於有餘。最爲高識名論。敬更有復之先生者。王右軍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史箴。又從橫爭折。此如太史公傳儒林循吏。皆筆筆內斂。與游俠酷吏不同。是以敬於尊甫大人志文。不敢縱宕行之。遂致神太迫。氣太勁。若儒林循吏。神與氣何嘗不有餘。此古人之不可及也。先生以爲何如。江廣文十載知交。札應卽復。敬性疎脫。過甚。竟忘其別字。不敢隱於相知。又不敢率爾作世俗之稱。望示明後報之。北上何時。路過吳山。必留數日。是幸。不盡及。八月十二日。惲敬謹上。

答鄧鹿耕書二

鹿耕先生明府閣下。昨奉賜書。知尊甫大人大事。誠信無悔。敬不能隨執紼諸君子。與觀盛禮。又葬期在旣禫之後。不得復有所附達。將其悽悽之忱。而先生諄諄然。致過分之言。愧甚矣。承示塋兆形勢。極慰。意此事自古有之。觀孟堅所志各書。可見其理。與周禮九州。爾雅四極相通貫。皆氣之變爲之。棄骨裹而足疾平。穴蟻除而脅疾愈。生死一理而已。惟小人棄本求末。不務脩德。止求吉塋。無論天道人事。不能得善地。卽得之。必有物以敗焉。若君子思安其親。其爲造化之所福。無疑也。鄙見如是。先生當必以爲然。敬近況如常。家慈精神。如五六十人。惟向爲濕氣所苦。近飲木瓜酒。漸輕除矣。大箸周禮條考。尙未寓目。因西原太守。於長至日丁內艱。不能索觀也。古人詩文。必各自成家。先生儒者之言。以和平愼密爲主。敬前盡

其愚。不以見責。而反褒之。敬何以自安耶。壽田茂才。進境何如。敬與先生。交非尋常。而賜書過爲謙下。敬何敢當。自後斷不可見外也。十月初三日。惲敬謹上。

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三

重刻脈經序

晉王叔和脈經十卷。隋書新舊唐書宋史各經籍志皆有之。此本爲明萬歷三年福建布政司督糧道刊本。有袁表後序。其卷首列宋熙甯元年國子監博士高保衡等請鑤板劄子。並校正及進呈各銜名次。列廣西漕司重刻陳孔碩序。次列元泰定四年江西龍興路重刻移文。并柳賢謝縉翁序。蓋此書前後凡四刻矣。各序皆斥五代高陽生脈訣歌。援勦經說粗工便之。致此書傳習不廣。此醫學所以日陵夷也。袁表後序言第十卷錄載手撿圖二十一部。而卷中止復論十二經脈奇經八脈三部二十四脈。無手撿圖。高保衡劄子言俗本有二。其一分第五卷爲上下卷。其一入隋巢元方時行病源一卷。爲第十卷。意者本經第十卷手撿圖已亡。後世據所見。或分第五卷。或入元方書。以足十卷之數歟。若是。則今之第十卷。亦高保衡所改定。非本經原文也。菽原朱君世藏此書。沈南昌重刻行世。移卷首徐中行書附之後序之左。以從時世。并於十卷錄下。刪夾注十二行。以註意見後序中。不應復列也。若夫是書之精微博大。足以發軒岐之奧窔。通天地之門戶。則四刻各家具言之。學者可得其要領矣。

誦芬錄序

敬於歸安鄭柳門先生爲年家子。先生就養星子。折行輩交之。甚引重也。敬每脩起居。先生諄諄以所輯誦芬錄命之序。後敬居南昌。先生以書促之。敬禮不敢辭。誦芬錄者。錄榮陽鄭氏自浦江遷歸安。諸先正之言行也。古者譜牒之學。以明世系。定昭穆爲宗。後世稍衰。集嘉言善行。以附益之。於以章前功。訓後嗣。如史書所載英賢錄。官族傳是矣。然多出著述家。非子孫之言。若李繁鄴侯家傳。韓忠彥魏公家傳。王皞沂公言行錄。雖出子孫。又止一人之事而已。惟明粲明氏世錄。崔鴻崔氏世傳。則通記一姓之人。誦芬錄之體例。蓋視乎此。而所錄言行。則以遷浦陽之後。爲限斷焉。浦陽自南宋以孝友傳家。垂數百年。義門之名滿天下。本源深固。支派蕃衍。其分散遷徙者。俱守義門家法。以長其子孫。歸安於浦陽。分居浙東西。風氣相及。是以錄之所載。大者至兄弟爭死。名動萬乘。小者推財讓能。有益於人。以及守一術之微。勤一事之細。類皆有長者之意。不愧其先。可謂善矣。使鄭氏子孫。有得乎此。可善其一家。若天下士大夫。能推而行之。相勉以和。相厲以節。其所成。未以可意量也。若是。則先生之爲此書也。其意不甚盛歟。敬鄭之所自出。系自歛爲南祖之裔。與浦陽自北祖者不同。然皆望榮陽。舅氏清如先生。家法恂謹。敬少時私淑焉。故敬於是書。樂附名其間。且推闡之如此。嘉慶十九年十月既望。陽湖惲敬序。

十二章圖說序

古者十二章之制。始於軒轅。著於有虞。垂於夏殷。詳於有周。蓋二千有餘年。東漢考古定制。歷代損益。皆

十二章亦二千有餘年可謂備矣。中間秦王水德，上下皆服袴元。西漢仍之，隔二百有餘年，是以諸經師不親覩其制，多推測摹擬之辭。然搜遺祛妄，各有師承。考古者必以爲典要，至歷代輿服志具載不經之制，而冕弁服則兢兢然不忘乎古焉。其大臣議禮之說，多可采者，是故言史不折以經，不安言經不推以史。不盡也，敬自束髮受書，頗窺各家禮圖得失。今上采箋註，下揆史志，爲十二章分圖若干，合圖若干，歷代圖若干，附其說於後。世之君子，其有以是正之，則幸矣。

古今首服圖說序

古者有冒，有冠，有纁，纁者所以韜髮也。士冠禮，緇纁是也。纁之變爲幘，幘之覆爲巾，巾之變爲幅巾，爲帻。三代加冠於纁，後世加於幘。若幅巾，帻則不加焉。帻之變爲葛巾，幅巾之變爲幘頭，常冠也。幘頭之變爲翼善冠，自纁至翼善冠，凡八物，皆非冠也。而幘頭翼善，則冒冠名焉。冠者，冠也。冠於紒也。冠之別，一曰緇布冠，太古冠，布齋則緇之是也。一曰元冠，周委貌，殷章甫，夏牟追，皆元冠也。一曰爵弁，士冕也。周弁，殷爵，夏收，皆爵弁也。一曰冕，夏后氏收而祭，商人爵而祭，皆冕也。一曰皮弁，三王共皮弁，素積是也。一曰章弁，凡兵事，章弁服是也。自緇布冠至章弁，凡六物，皆冠也。而名皆別焉。冒者，冒也。通典，上古冒皮，冒之名所繇起是也。其制先於冠冕，後世庶人無爵者服之，北魏朝臣皆服便乘騎也。江左君臣則私居服之。夫三代之時，爲制備矣，而首服益嚴，觀禮經記載，其用劃然者也。自漢以後，士大夫喜趨於苟簡，

三代首服之制。以意增損之。增損既久。與古全乖。其燕間所服。更無故實。牽彼就此。以古合今。故禮圖所繪。不能無失。敬考各家經注及史傳。參伍始終。錯綜正變。爲圖說若干卷。冠之類從冠。以著其儀。纚之類從纚。以推其等。冒之類從冒。以盡其便。立乎千載之後。以言乎千載之前。豈敢謂出於盡是。然浮假之說。歧雜之言。則不敢及焉。若夫朝祭之用。則經史具有明文。考古者可自得之矣。

堅白石齋詩集序

靜樂李石農先生。爲詩四十年。少卽遠遊不遑息。曰行行草。官西曹。曹有白雲亭。曰白雲初稟。分巡溫處二州。曰甌東集。提刑雲南。曰詔南集。謫迪化州。曰荷戈集。分巡天津。曰七十二沽草堂吟草。提刑廣東。曰訶子林集。合爲堅白石齋詩集若干卷。陽湖惲敬爲之序。序曰。言詩於今日。難矣哉。古近之體。備於唐。唐之詩人。蓋數十變焉。宋較之唐。溢矣。亦數十變焉。元較之宋。斂矣。且屢變焉。明較之元。充矣。又屢變焉。本朝順治中。詩瞻而宕。康熙則適而遠。雍正則瀏而整。夫積千數百年之變。而本朝諸名家復變焉。於是自乾隆以來。凡能於詩者。不得不自闢町畦。各尊壇坫。是故秦權漢尺。以爲質古。山經水注。以爲博雅。犛軒竭陀。以爲詭逸。街彈春相。以爲真率。博徒淫舍。以爲縱麗。然後推爲不蹈襲。不規摹。是故言詩於今日。難矣哉。夫詩有六義焉。兼之者善也。其不兼者。必有所偏至。而詩之患生焉。六義者。天下人之性情也。性情者。給於萬事。周於萬形。故得性情之至者。六義附性情而各見於詩。雖合古今而契勘之。何虞乎蹈襲。何

畏乎規摹哉。且夫性情者。擅之而愈深。窒之而愈摯者也。石農先生。自髫年及於中歲。室家之近。羈旅之遠。科名之所際。仕宦之所值。多處憂患之中。卽偶有恬適之時。亦思往念來。不可終日。其胸中鬱然勃然之氣。悠然繚然之思。要以嚼然確然之志。而又南極滇海。西窮濛汜。久留幽燕冠蓋之場。遠託吳越山水之地。故其爲詩。清而不浮。堅而不劇。不求肆於意之外。不求異於辭之中。反覆以發其腴。揉摩以去其滓。何也。性之至者。體自正。情之至者。音自餘也。今夫思婦之朝吟必長。無律呂以節之。而未嘗無抗與墜也。感士之夜嘯必厲。無聲韻以限之。而未嘗無調與格也。伯奇行邁之篇。簡子憂心之什。北山之所怨。尤何人斯之所刺。冒采菑之孤行。弋鳬之獨往。揆之皆閎雅之體。詠之皆唱歎之音。此性情爲之也。使彼數詩人者。爲遊歌之作。燕喜之章。何嘗不鏘然如韶鈞。蔚然如虎鳳哉。是故愁苦可以遣懷。歡娛亦可以致感。知此者。可以讀堅白石齋之詩矣。敬於身世之遇。未至如石農先生。性情亦淺薄無所施。惟有生以來。不可釋。不可言之隱。未必諒於他人者。有同慨焉。故因論詩發之。且以質於能詩之君子。

香石詩鈔序

敬在江右。交順德黎仲廷。十年。仲廷棄官歸嶺南。旋復游吳越。過江右。與敬會于百花洲。甚相樂也。仲廷篋中。攜香石詩鈔四卷。清瀏蕩漾。遠具勝情。於是始知香山黃子實之名。而子實之友。番禺張子樹。陽春譚子晉之詩。亦得次第讀之。子樹之詩。高邁。子晉之詩。渾逸。翁覃溪學士。目爲粵東三子者也。及敬過嶺。

首與子實定交。始知子實尊甫仰山先生。以儒名。而先世雙槐。粵洲。泰泉三先生。在明之中葉。皆爲儒。立朝居家。具有風範。子實持身亦甚謹。不背其先人。則又歎黃氏之多賢。而子實之能繼其門地也。夫聖人之道。惟爲儒者可言。詩三百篇。爲體不同。合之易書禮春秋諸經。其義無以異也。後世爲儒者。詩多質勝文。詩人則文勝質。兩家遂不能相通。卽如粵中白沙甘泉之詩。世所謂不爲道學所掩者。而於近今詩人之意。已不能厭飫。況其他哉。昔仲廷嘗和陸子朱子鵝湖講學詩。敬告以言心性不必爲詩。卽爲心性詩。不必學陸子朱子。此詩蓋皆爲此。今子實世爲儒。善矣。而詩又善。詩人之詩也。由於其爲學也。儒與詩分而習之。故其爲詩。非猶夫爲儒者之詩也。夫道一而已矣。然必分習之。而後得其合。故儒可以揚道之華。而詩可以旣道之實。能如是。庶幾通儒與詩兩家之蔽焉。請訊之子樹子晉。及粵東諸君子。若仲廷。則夙以鄙言爲不謬者也。

聽雲樓詩鈔序

粵東之詩。始盛於南園五先生。王彥舉題其集曰聽雨。黃庸之構聽雪篷。而題其集曰雪篷。蓋詩人于蕭閒寥闕之時。多所慨寄。故名之如是。番禺張子樹。題其集曰聽松。松之於雨於雪。則有間矣。其爲蕭閒寥闕。則一也。陽春譚子晉。題其集曰聽雲。敬嘗訊之子晉曰。此幻也。噫。天下孰爲幻。孰爲非幻哉。則請爲子晉畢其辭。夫聖人之作也。必正名百物焉。自百家出。而夢可言。覺覺可言。夢者有之。生可爲死。死可爲生。

者有之。卵有毛。丁子有尾。白馬非馬。臧三耳。皆此說也。古人有言。爲兩耳甚易。而實是也。爲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至佛氏之書。沿之。而音可觀。林木可聞焉。未已也。自文人沿之。而天可問。風可雌雄焉。自詩人沿之。而雲可養。日月可沐浴焉。近世且有以聽月名者。若是。則子晉聽雲之說。何獨不然。雖然。雲之中。萬籟未嘗息也。則所聽者。非雲也。蓋淺之乎言聽也。夫天下之動者。必有聲。形與形值。則有聲。氣與氣值。則有聲。形氣相值。則有聲。雲在形氣之間。而動者也。夫人之耳。不可執不可恃也。蟻動而以爲牛鬪。蜻蛉翼而以爲曳大木。震雷發乎前。而聾者不聞。使鯁俞師曠之徒。側耳於氤氲變滅之中。必有如水流之愴然。如火炎之爆然者矣。若是。則子晉聽雲之說。何獨不然。然而聖人必正名百物者。何也。爲兩耳甚易。而實是也。爲三耳甚難。而實非也。是故爲詩必言其易與是者。勿言其難與非者焉。知此。則唐宋元明諸詩人之大小得失。見矣。

說文解字諧聲譜序

本朝言韻學者。數十家。而顧氏炎武最著。其古音表。析唐韻二百十部。而類從之爲十部。字以從韻之部。諧聲以定韻之字。而古音復明。江氏永古韻標準之祖禰也。江氏析爲十三部。後段氏玉裁復析爲十七部。其言時時反攻顧氏。以自見其學。然綱而紀之。范而圍之者。顧氏也。吾友莊述祖寶琛。析爲十九部。以小篆寫之。寶琛未竟其業。屬之張惠言。臯文復析爲二十部。臯文寫畢。復之寶琛。題曰說文諧聲譜。以小

篆皆用許氏原書。不增減也。敬按說文。卽五百四十部之文。解字。卽九千三百五十三之字。改題曰說文解字諸聲譜。而爲之序。序曰。昔者。先王虞書名之淆也。于是設官以達之。書者。有形者也。其一之猶易也。名者。無形者也。無形則差數生。而一之爲難。臯文此書。書宗許氏。於書蓋類若矣。而名則以顧氏爲大凡。後世之音悉排之。所趨可謂正矣。雖然。唇齒之差。父不能得之於子焉。宮徵之易。君不能強之於臣焉。輕重相承。疾徐相生。毫釐之間。可以千里。况廣之以四海。引之以千古哉。是故聖人之作爾雅也。廣輪之變。曰釋言。山河之隔。都鄙之囿。是也。古今之變。曰釋詁。歲月之積。時代之遷。是也。其不變者。聖賢所錄。方策所傳。別之曰釋訓。經語史論。以義爲重。故無所變焉。夫釋言之文。音之以橫被者也。後世於是。有方言之書。釋詁之文。音之以從貫者也。後世於是。有古今韻之書。方言之變。有窮。而古今韻之變。無盡。故言韻者。必以別古今韻爲要領。而方言從之。縱得而橫自序之義也。夫周公孔子。大聖人也。子夏諸儒。大賢人也。而釋言釋詁。所收如是。未嘗尊雅而屏俗。揚遠而抑近也。是故言韻者。以廣取爲宗。用韻者。以適時爲大。易之韻。歸之易。詩之韻。歸之詩。秦漢之韻。歸之秦漢。唐宋元明之韻。歸之唐宋元明。爲緜。爲頌。爲箴。吾以從乎易焉。爲誄。爲銘。爲四言詩。吾以從乎詩焉。爲騷。爲賦。吾以從乎秦漢焉。爲五七言詩。吾以從乎唐宋焉。爲詞曲。吾以從乎元與明焉。若夫成一家之絕學。求前人之墜緒。開後來之精識。臯文此書之所得。蓋有未易幾及者。學者能潛心於是。則書與名之學。其亦庶幾焉也已。

戒旦圖序

秦臨川以戒旦圖寫真見示。爲女曰鷄鳴說序之。此詩漢唐宋諸儒之說不同者三。其一序主刺。朱傳主美。變風雅中。朱傳多持此論。雖然。刺詩有可美者焉。魚藻之義是也。美詩有可刺者焉。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是也。是在讀者自得之而已。其一鄭箋主士大夫。朱公遷主士庶人。按首章言弋鳬與鴈。士大夫亦爲之。次章言琴瑟靜好。末章言雜佩贈之。問之報之。此非庶人之事也。當以鄭箋爲長。其一宜言飲酒。與子偕老。鄭箋主燕樂賓客。朱傳及宋人多以夫婦言之。按首章言子興。次章言與子。末章言知子。無歧義也。當以朱傳爲長。知此三義。則詩說與臨川此圖皆可比附焉。夫是詩言夫婦各治其事。以相和樂。而以親賢友善。爲保其和樂之本。陳義可謂高矣。乃毛傳必推之間於政事。何哉。蓋古之君子。上則先國後家。下則先民後己。先國後家。則大倫舉矣。先民後己。則庶事治矣。是故論所操之本末。則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論所權之輕重。則天下重於國。故王朝之事。先於諸侯。國重於家。故諸侯之事。先於士大夫。不問於政事。則和樂室家者。皆非君子之事也。毛傳故推本言之歟。臨川自筮仕至令大邑。勤勞安靜。於所謂先國後家。先民後己者。兢兢惟恐失墜。而其孺人復能輔相焉。若臨川者。其可以和樂室家者也。至末章之義。則近致者贈之。遠託者問之。先投者報之。蓋耽於色者。必不說於德。和於內者。必能宜於外。是以卷耳之詩。及於官人。而此章於朋友之際。唱歎往復。至於如此。臨川不妄交。交必有道。其亦有得於詩所云者乎。

若臨川者。其可以保其和樂者也。敬與臨川相處。以誠以禮。故能知之詳而深信之。遂書於圖之後。使兩家子姓。不忘斯義焉。

吳城令公廟壁記

吳城令公廟者。唐御史中丞。副河南節度使張公巡之廟也。稱令公者。自唐之中葉。節度使累加中書尚書令。其下皆以令公稱之。如六代之稱令君。後遂爲節度使之稱也。明太祖皇帝。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得神助。歸靈於公。封公爲安瀾之神。有司以春秋祀。至今幾五百年矣。漢魏至唐。祀宮亭神。在湖北之神林浦。宋祀順濟王。在湖南吳城山之左。今祀靖江王。在湖中央左蠡山。而公之廟。在順濟王之右。東南北三面臨湖。自大門儀門至寢殿。凡三成。高五十級。爲巍煥焉。方友諒窺江西。劉齊朱叔華趙天麟等皆死之。而趙德勝鄧愈力守洪都以待救。至是時浙西及吳東屢失屢復。安瀾神之祀。其諸爲守臣勸歟。考舊唐書。李翰等論公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所以不亡。此猶以功伐言之耳。公之告令狐潮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君臣者人倫之首也。守官者死官。守土者死土。公守睢陽。六萬人死亡。盡不汙賊。則六萬人皆人倫中人矣。降固非人倫。走亦非人倫之至也。且走則江淮以南。必有屈於賊者。不走則關陝河洛。聲應氣接。各效馳驅。而人倫大明於天下。豈止睢陽六萬人哉。人倫明。則天道自定。千萬世忠義之士。未有不與天地爲一者也。敬嘗修祀事於廟。故推論之。以告後之有志者焉。

瑞安董氏祠堂記

敬前在浙中登胥山。遇秦順董正揚眉伯。後於江右章江門舟中復遇之。意甚相得也。及居百花洲。眉伯自大庾來。朝夕過從。眉伯以六世祖龍溪先生祠堂記請焉。先生諱應科。明諸生。國變後。坐臥一小樓者二十餘年。其時嘉興徐節之先生。以避地來隱縣之天闕山。相去五里許。兩人皆汐社遺老。而不往來。不通書問。至今稱城南兩先生而已。董氏子姓。以高節推龍溪先生爲別祖。爲祠堂祀之。所出皆祔。凡爲門若干楹。堂若干楹。乙丙舍若干楹。如功令祠堂式。昔有明之季。吾鄉鄒衣白先生之麟。亦終身坐臥小樓。隱於書畫。而吾宗衷白先生厥初。閉戶不通賓客。隱於禪。其心皆皦然可白於天下者也。本朝於前明諸死事之臣。與專諡通諡者。三千餘人。皆有官守言責。亡軀滿族者也。而荒遐榛莽之中。引義不屈。又多如此。可不謂難能而可貴歟。然非本朝激揚忠義。羣有司奉行得其道。諸君子又甯得宴然而爲此歟。是故在下可以觀節。在上可以觀政也。節之先生諱與齡。黃石齋先生主浙江考時。所取士也。眉伯言。秦順志逸其事矣。子孫何如。眉伯至浙中。當一訊之。嘉慶二十年三月朔。陽湖惲敬記。

陳白沙先生祠堂記

新會小廬山下。有白沙先生祠。卽舊宅也。先世居仁會里。至先生始遷小廬。山大門之外。有石坊。曰母節子賢。次曰貞節堂。吳康齋先生爲林太夫人所題也。次爲享堂。次曰碧玉樓。貞節堂。碧玉樓。名皆始於先

生其字則子孫所葺治也。同年李君巽字宰新會。以修祠未有記。令子弟導敬謁祠。因記之如右。有明以來言學者。人人殊矣。然未有不致慎於五倫者。虞書曰。敬敷五教在寬。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聖賢教人如此而已。先生自正統十二年。舉於鄉。十三年。赴會試。景泰二年。亦赴會試。後更十五年。至成化二年。始赴會試。此何爲哉。蓋明代宗之立。所以守社稷也。於義本甚正。然英宗歸而錮之南內。則君臣之禮廢。而兄弟之恩絕矣。易太子。則父子之道舛矣。至英宗復辟。輔之者。幾如行篋焉。於是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不可復明。遂成一攘奪之天下。嗚呼。此先生之所以不出也。憲宗則序宜立者也。故先生復出焉。魯定公從亡於乾侯。後昭公薨。季氏扳而立之。與明代宗英宗不同。故孔子不仕於陽貨執政之時。而仕於季斯悔禍之日。若先生。則非止避徐有貞石亨也。人倫明而後道學正。故先生爲大儒。李君其以示新會之人。且俾先生之子孫。咸喻於此義。亦教訓正俗之要也。嘉慶二十年十一月朔。後學惲敬記。

重修松竇菴記

敬始至瑞金。卽聞有松竇和尚者。在本朝初年。以詩名嶺南北。求其詩讀之。蓋灑然有以自得焉。及見黎參議所爲塔銘。始知和尚初習禪。觀於縣東之烏華山。得法後。縣人營招提以居之。環院宇橋道。種松千萬樹。其山巖谷深奧。日月如竇中仰視。故名之曰松竇。敬心向之。而未得卽往也。後陳茂才雲渠來談。縣

西山水之勝。皆遠在數十里外。以暑不及遊。因同遊縣東之松竇。陟岡繞澗。盤旋於陂陀曲折中。意境頗幽寂可喜。及望見烏華之麓。則偃仰者。不過三五樹。餘者久摧爲薪。其院宇橋道。亦荒落矣。清澗者。名悟增。和尚之三傳弟子也。性清苦。亦爲詩。寄居南塔寺。聞敬遊松竇。請復住持。而田屋皆已廢斥。州司馬楊家驊。茂才楊國芸等。悲清澗之志。請於敬謀之。數年。用公使銀。葺佛殿及寮房。贖其田歸之。而清澗復住持松竇。敬時已去瑞金矣。喜清澗能繼其師。而諸君子不廢古昔。爲嶺南北勝事。雲渠聞之。當亦快然撫掌。作再遊之計也。遂記其始末如此。

松竇菴後記

松竇山施於願廷舉。其佛宇衆善成之。今存者。已葺治。其頽廢者。附記名題。及閒架於左方。庶後有能復之者焉。常住田皆開山時所買。後廢斥。未贖者。四十一畝。已贖者。三十五畝。亦附記於左方。

護生居三楹。有左右廂。各一楹。

田寮東三楹。西三楹。

廚房三楹。

右共屋十四楹。在烏石山下。見存。

大殿三楹。

殿東怡雲室三楹。卽方丈。

殿西齋堂三楹。廚房三楹。石香樓五楹。

殿前甘露閣三楹。

殿後嶺上藍浮亭。左下古月臺。

右共屋二十楹。亭一臺一。在烏石山上。雍正十三年。燬於火。

民田四十一畝。租四十五石。

右楊姓民田。康熙十二年。十四年。前後買至。乾隆五十六年。僧達念。峻山。空階。真皎。空仲。出賣。未贖。

軍田二十五畝。

右羅姓軍田。康熙十五年。頂畊。乾隆五十七年。達念等出退。已贖回。

軍田十五畝。

右乾隆二十四年。僧繼慧報墾。乾隆五十七年。達念等出退。已贖還。

嘉慶十八年八月初八日。知瑞金縣惲敬記。

望仙亭記

谷鹿州之東。接京家山。陂陁剝施。具隈蔚之勝。其陽爲觀。祀純陽真人。相傳爲宋丞相京鎰舊宅。曾有真

人之跡焉。住持孫霖。因之爲望仙亭。亭之址高五尺。亭爲再成。登之西望江。北望羣山。東南望則高天下垂。行雲無極而已。亭之下爲脩廊。廊之西爲室如舫。舫之西復爲亭。質簷之清。檣檣之嚴。楓柳之森疎。華萼之動搖。皆若環而侍於望仙者。甯化伊墨卿太守過而樂之。書其楣枋。陽湖惲敬爲之記。道家之說。老子列子。莊子所言。釋氏之先路也。一變而爲徐福。樂大再變而爲張道陵。三變而爲陶宏景。葛洪。四變而爲寇謙之。杜光庭。五變而爲張伯端。邱處機。然後復歸於釋氏。若純陽真人。求之縉紳先生之撰述。未嘗言其學於釋氏也。而釋氏必牽挽之。道家亦以釋氏日尊。以爲吾之師。亦有其說。學術之弊。始則妄相別異。終則詭相附託。歧之中復有歧。互之中復有互。九流皆然。不足怪也。雖然。純陽真人。固道家所謂得仙者也。昔漢武帝讀大人賦。飄飄有凌雲之氣。謝仁祖企脚北窗下彈琵琶。有天際真人想。李供奉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如是則斯亭之上。所謂西望江。北望羣山者。其有御風而過之者耶。所謂高天下垂。行雲無極者。其有翺翔而往來者耶。若京鎧之生平。真人必聞聲覽氣而速去之。以爲有其蹟者。當時之嚮言也。是故五倫之道。忠佞邪正之辨。千古如一。無所謂歧與互焉。

艮泉圖詠記

步蒙子獨立元覽。超然止於浮山之阿。浮山者。南越志稱浮水所出。故名浮。與羅山共體。故曰羅浮是也。徐道覆始有會稽浮來之說。袁彥伯以爲蓬萊三島。此其一焉。艮泉者在浮山山背。步蒙子始搜得之。名

之曰艮泉。山志瀑布九百道所未及也。羅浮四百三十二峯十五嶺七十二石室。步蒙子闢艮泉而廬之。如山。中梅花千萬樹。是爲花之一房而已。然一房之中。或爲萼焉。或爲萼焉。或爲英焉。是故曰楓臺。曰修篁徑。以物名。曰砥行巖。曰養正廬。以行名。曰調琴石。曰跌霞處。曰代葦舟。以事名。曰琉黎潭。曰遊龍澗。曰雲梁。以想名。而匯瀑亭。仍以艮泉名。夫山可浮九天九地。何所不浮。泉可艮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何所不艮。蒙之叟曰。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而覺。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夫艮泉固花之一房也。而山中之千萬樹自在也。步蒙子遠矣。於是古山道人輾然手其圖而起。繼諸君子之詠以賡之焉。

遊廬山記

廬山據潯陽彭蠡之會。環三面皆水也。凡大山得水。能敵其大。以蕩涵之。則靈。而江湖之水。吞吐夷曠。與海水異。故並海諸山多壯鬱。而廬山有娛逸之觀。嘉慶十有八年三月己卯。敬以事絕宮亭。泊左蠡。庚辰。橫星子。因往遊焉。是日往白鹿洞。望五老峯。過小三峽。駐獨對亭。振鐰頓文會堂。有桃一株。方花。右芭蕉一株。葉方苗。月出後。循貫道溪。歷約臺石。眠鹿場。右轉達後山。松杉千萬爲一桁。橫五老峯之麓焉。辛巳。由三峽澗。陟歡喜亭。亭廢。道險甚。求李氏山房遺址。不可得。登含鄱嶺。大風嘯於嶺背。由隧來。風止。攀太乙峯。東南望南昌城。迤北望彭澤。皆隔湖。湖光湛湛然。頃之地如卷席。漸隱。復頃之。至湖之中。復頃之。至

湖壩而山足皆隱矣。始如雲之障。自遠至也。於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雲千萬成陣。起山後。相馳逐布空中。勢且雨。遂不至五老峯。而下窺玉淵潭。憇棲賢寺。回望五老峯。乃夕日穿漏。勢相倚負。返宿於文會堂。壬午。道萬杉寺。飲三分池。未抵秀峯寺里所。卽見瀑布在天上。旣及門。因西瞻青玉峽。詳睇香爐峯。盥於龍井。求太白讀書堂。不可得。返宿秀峯寺。癸未。往瞻雲。迂道繞白鶴觀。旋至寺觀右軍墨池。西行尋栗里。臥醉石。石大於屋。當澗水途中。訪簡寂觀。未往返宿秀峯寺。遇一微頭陀。甲申。吳蘭雪攜廖雪鷺。沙彌朗圓來。大笑排闥入。遂同上黃巖。側足逾文殊臺。俯玩瀑布下注。盡其變。叩黃巖寺。蹴亂石尋瀑布源。溯漢陽峯。逕絕而止。復返宿秀峯寺。蘭雪往瞻雲。一微頭陀往九江。是夜大雨。在山中五日矣。乙酉。曉望瀑布。倍未雨時。出山五里所。至神林浦。望瀑布益明。山沈沈蒼巖一色。巖谷如削平。頃之。香爐峯下。白雲一縷起。遂團團相銜出。復頃之。遍山皆團團然。復頃之。則相與爲一山之髻。皆弇之。其上下仍蒼巖一色。夫雲者。水之徵。山之靈所洩也。足以娛性逸情如是。以詒後之好事者焉。

遊廬山後記

自白鹿洞西至栗里。皆在廬山之陽。聞其陰益曠奧。未至也。四月庚申。以事赴德化。壬戌。侵晨沿麓行。小食東林寺之三笑堂。循高賢堂。跨虎溪。卻遊西林寺。測香谷泉。出大平宮。漱寶石池。甲子。渡江覽湓口形勢。乙丑。返宿報國寺。大雨。溪谷皆溢焉。丙寅。偕沙門無垢。藍輿曲折行澗中。卽錦澗也。度石橋。爲錦繡谷。

名殊不佳。得紅蘭數本。宜改爲紅蘭谷。忽白雲如野馬。傍腋馳去。視前後人。在綃紈中。雲過。道旁草木羅羅然。而澗聲清越相和答。遂躡半雲亭。睨試心石。經廬山高石坊。石勢秀偉不可狀。其高峯皆浮天際。而雲忽起足下。漸浮漸滿。峯盡沒。聞雲中歌聲。華婉動心。近在隔澗。不知爲誰者。雲散。則一石皆有一雲縹之。忽峯頂有雲飛下數百丈。如有人乘之行。散爲千百。漸消至無一縷。蓋須臾之間。已如是。逕天池口。至天池寺。寺有石池。水不竭。東出爲聚仙亭。文殊巖。巖上俯視。石峯蒼碧。自下矗立。雲擁之。忽擁起至巖上。盡天地爲綃紈色。五尺之外。無他物可見。已盡卷去。日融融然。乃復合爲綃紈色。不可辨矣。返天池口。東至佛手巖。行沈雲中。大風自後推排。雲氣吹爲雨。灑衣袂。蹊坐昇仙臺。拊御碑亭。雲蓋重。至半雲亭。日仍融融然耳。無垢辭去。遂獨過鐵塔寺而歸。天池之雲。又含鄱嶺。神林浦之所未見。他日當羸數月。糧居之。觀其春秋朝夕之異。至山中所未至。亦得次第觀覽。以言紀焉。或有發前人所未言者。未可知也。

舟經丹霞山記

自南雄浮湏水而下。過始興江口。岸山皆卑。扈無可觀。行六七十里。忽舟首橫土岡。數重。岡趾相附錯。岡之背。見大石磊落列天際。其氣醕古偉。巖在十里外。登岸望之。有平爲嶂者。穴爲岫者。重爲巘者。沓爲峴者。立爲厓者。俯爲巖者。心樂之。而無徑可往。遂返舟。舟行附錯之岡趾間。迴旋而達。石時見時不見。於是。有始爲嶂而如岫者。始爲巘而如峴者。始爲厓而如巖者。其復爲嶂。與巘。與厓。亦如之。行數里。出岡。

趾石不復見。水繞沙如半環。一灘斗落。前有峭壁橫截焉。舟人放溜。恐觸壁以絆。逆挽其舟。逶迤投壁下。故得從容其境。頃之。壁盡。而向之石復見。石之下。皆石岡也。二大厓爲之君。過大厓。則石峯相累。而下控於地。自大厓回望石岡。舟向厓而近。則石岡爲厓蔽。如歛而促。舟背厓而遠。則石岡如引而長。異境也。敬聞韶有韶石山。虞舜南巡。奏樂於是。以爲是山之奇勝。足當之矣。及至州。按圖經。乃仁化之丹霞山也。韶石山在其西。益奇勝不可狀。夫聖人之心。華遠鴻遠。包孕天地。豈若拘儒之規規者哉。洞庭可以見天地之大。韶石可以見天地之深。敬觀於奏樂之地。可以推黃帝虞舜之性情矣。洞庭前十五年過其東。韶石未至。蓋先於丹霞山遇之焉。

遊六榕寺記

東坡先生過陽羨。書周孝侯斬蛟之橋。敬在常時。往求遺蹟。橋已易名廣濟。先生書石刻。藏之敗屋中矣。過嶺求六榕寺遺蹟。先生書懸門之楣。寺亦易名淨慧。廣濟淨慧。於先生所名。不待智者。能決其得失。而世人必易之。何也。六榕已久廢無存。院宇爲諸沙門障隔成私寮。牆壁縱橫。階徑迂曲。無可游憩。其舍利塔。重建於宋與明。頽陋甚。先生所書永嘉覺證道歌。共四碑。面陰皆刻之。一碑在塔之左。餘三碑不知沒何所。可歎也。敬前與石農廉訪。飲六榕山房。語及先生此書。後數日。過光孝寺。天雨新霽。望舍利塔。浮浮然。遂與定海藍奉政。及二沙門往遊。不謂敗意如此。東坡先生年五十九。以謫過嶺。敬休官後。至此亦五

十九文質無所底於先生何能爲役而石農廉訪擁傳來年五十八方以風節經濟文章自厲求所以不愧古人者若是則六榕山房之必傳於後如六榕寺無疑特未知世人所以易之者又何如耳蓋天下是非成毀之數君子所不能爭亦必不爭而其可信者自在皆如此也

同遊海幢寺記

順德黎仲廷善琴而嗜於詩與海幢寺沙門江月爲方外之交海幢寺者長慶空隱和尚經行道場也在珠江南壩西引花田北東環萬松嶺爲粵東諸君子吟賞之地敬至廣州樂其幽曠嘗獨往焉八月之望與仲廷飲於靖海門之南樓隔江望海幢如在天際意爲之灑然仲廷遂邀同志於後三日集於海幢是日至者皆單衫青屨蒲葵扇其齊紈畫水墨數人而已南村麥學博鼓大琴爲關雎塞上鴻之操鳳石鍾孝廉以樂書吹笛定其弦敬獨臥江月房仲廷起之與蒼厓黃提舉聽雲譚孝廉聽焉而青厓梁中翰與隱嵐呂明經基於側若不聞者人心之用固如是歟澧浦謝庶常創意責元人六君子圖立大石主之其仲退谷上舍及東坪伍觀察墨池張孝廉小樵何上舍香石黃明經爲點筆渲墨隱嵐基罷亦有事焉澧浦謂石庫不足主六君子退谷增之及尋丈文園葉比部與其仲雲谷農部謂宜歌以詩於是在坐者皆爲六君子詩且侑之以酒何衢潘比部後至亦爲詩皆性之所近也仲廷香石遂訊子居爲遊記柟山張孝廉書之幘首期後日刻石於方丈之壁間江月空隱下第九世也空隱一傳爲雷峯禪再傳爲海幢無

海幢無整齊如百丈。靈雋如趙州。汪洋如徑山。國初龔芝麓。王漁洋諸人。俱共吟賞焉。夫士大夫登朝之後。大都爲世事牽挽。一二有性情者。方能以文采風流。友朋意氣相尙。至枯槁寂滅之士。無所將迎搖撼。故嘗有超世之量。拔羣之識。如海幢無者。蓋佛氏上流。敬爲儒家言數十年。惜乎未得生及其時。與之掃榻危坐。各盡其所至也。

遊羅浮山記

羅浮山之以致勝者也。如見荀奉倩。劉眞長諸人。如讀張文昌詩。如觀王叔明畫。山南氣蘊藉。如廬之龍眠山。山北氣峭蒨。如杭之龍井山。峯必有泉。泉必有谷。則二山所無也。瀑布以黃龍洞爲最。二泉源于山頂。重疊走樹石間。至黃龍斗落數十丈。而交于山之足。其東谷復有一泉。勢足相敵。惟廬山瀑布直下。羅浮稍迤邐之。爲不同耳。西爲浮山。東爲羅山。遊者山南由浮入羅。曰龍華寺。曰華首臺。曰黃龍洞。曰延祥寺。曰寶積寺。曰白鶴觀。復東繞山至北。由羅入浮。曰冲虛觀。曰九天觀。曰茶山菴。曰酥醪觀。皆釋老之宮也。樹與石甚勝。其附近名跡。可一一尋之。大率前後不出五十里外。爲是山瓢腴之地。餘諸峯壑。漸裏漸遠。漸粗惡。所謂羅浮五百里者。統外山言之也。浮山西南距海百里有畸。羅山二百里有畸。蓋廣東地勢。廣州治已傳海。而東地又邪入海中也。大率地志山經。常有所誇飾。釋老二氏之書。更多荒誕之言。愚者往往爲所眩惑。以古爲今。以虛爲實。其一二矯抗之士。止求奇偉駭心目者。以爲山水之至。一邱一壑。則

委而去之。此均非善遊者也。三百篇言山水。古簡無餘辭。至屈左徒。肆力寫之。而後塊怪之觀。遠淡之境。幽隩潤朗之趣。不名一地。不守一意。如遇於心目之間。故古之善遊山水者。以左徒爲始。知此。則羅浮之名。動天壤。幾二千年。必有能得其故者矣。敬留山中十日。所作詩無可觀。若誇飾之說。則未嘗附焉。

分霞嶺記

羅山之北。西接浮山。有橫嶺。高及千丈。而孟頂曰佛子隩。隩之南。連岡疊嶺。如青霞拍天。左右隳隤。然其上卽鐵橋也。界羅浮二山如懸眴。番禺張子樹。易佛子隩之名曰分霞嶺。於是遊羅浮者。皆以分霞嶺目之。嶺之背。爲入浮山之徑。有門。甯化伊墨卿名之曰蓬萊門徑。取徐道覆蓬萊左股之語也。蓬萊門徑之內。曰玉液亭。爲義漿以濟行者。亭無泉。自南之最高峯。曲折數里。以筴接渠。引之匯爲池。上爲濯纓池。下爲濯足。其側爲厓。以煮茶酒蔬脯。曰雲廚。玉液亭之右。爲靈官殿。爲土地祠。玉液亭之左。爲洞賓仙館。祀純陽真人。曰天香室。爲憩賞之所。種木樨繞之。而環分霞嶺。種松栢榔梅。及千萬樹。樹雖稚氣。已薄巖谷矣。皆酥醪觀住持所營築也。夫秦漢方士。多鑿空之言。而所謂神山。玉京閬苑。數千載之人。如目遊。如身踐。今分霞嶺。則朝夕可至者也。諸君子一一名之。後世其有未至而思。旣至而樂。以寤寐歌嘯之者耶。住持名本源。自號雲濤道人。番禺人也。

茶山記

自分體嶺以西循浮山之陰入第一谷過小溪爲茶山道士曾復高祀王野人因名曰黃仙洞山中以野人傳者有三東晉葛稚川之隸一也其廬在冲虛觀之南南漢禪州刺史黃勵二也其廬在水簾洞二人皆居羅山之陽唐處士黃體觀三也其廬在觀源洞居浮山之陽今茶山所祀東晉黃野人也始登多小石及山之半樹參天際大石間之隱隱聞瀑聲佇足睇望白濤走樹間爲枝葉所障或見數尺或及丈落地北行卽前所過小溪也再登得小堂屋再成依厓立堂之右過石澗有瀑懸巖而下長數丈如雙練爲前樹間瀑之源谷最深處也山中之洞大率皆谷耳而以洞名焉茶山荒寂杳深蹊徑犖确游屐不恆至故能全其幽復高棄塵世來山中於山又取其如是者其意可尙也已茶山之西第二谷爲小蓬萊遂而曲第三谷爲艮泉曠而適皆有瀑數十道焉艮泉則步蒙子黎君應鍾隱居也

酥醪觀記

茶山小蓬萊艮泉三谷之水匯爲大溪西南奔注曰下陂曰白水砦大溪之中阻與岡阜爲回合而酥醪觀翼然臨之葛稚川北菴也楹牖廉廡甚飾其樹多松大者數十圍其竹多簣簣龍鍾其花多木芙蓉木犀其鳥多謝豹搗藥鳥時有五色雀集仙傳云安期生與神女會于元邱醉後呼吸水露皆成酥醪此廬詞也取之名觀不知所自始觀之東北隅有樓一楹香山黃子實名之曰浮山第一樓觀之外爲小築亦有樓敬入山居之七日名之曰八龍雲篆之樓觀之前有大坪坪之前有池池有紅白蓮住持度大坪將

爲觀門。左右益構丹室焉。浮山之勝。會於雙髻。符竹蓬萊三峯。三峯之勝。會於酥醪觀。自酥醪觀過下陂。背白水砦。以登於麓。羣峯擁之。西至分水嶺。卽浮山之外山矣。蓋浮山東闕分霞嶺。西闕分水嶺也。復五十里。至增城。敬常薄暮過之。城牒之上。山俱作紺碧色。山外落日如盤。爲五色蕩之。其時眞神遊八極之表矣。嘉慶二十年九月癸丑。陽湖惲敬記。

遊通天巖記

巖岸也。岸水厓而高者。有垠塆者曰厓。無垠塆而平曰汀。是故巖岸厓。皆際水者也。其不際水者曰礪。礪石山也。通天巖不際水。皆石山。宜名礪。而冒巖名者。天下石山。蓋皆冒焉。巖在贛治西二十里。敬自粵返。與零都牛君。贛吳君往遊。背城過迤岡。復過欹嶺。見通天巖。杳諸石山之上。縱橫偃仰不可狀。其旁皆谿谷也。山濱無所通曰谿。泉出通川曰谷。望之益裕。裕青也。循山脅行。下水磧。以屬于巖。蘭若見於林中。巖差池相次。皆厂也。蘭若充之。厂人可居也。厂之上。盤盤然爲墮。爲棧。爲岵。斷佛像數十百。橫爲行疊之。甚敦古。引而左。宋以後諸題名。襍鑄厂下。復北而左。過主巖。巖益盤盤然。南折而西。有岫出巖背。曠然也。曰忘歸巖。自忘歸巖返。登主巖。鑿石爲階。如大階。以及于頂。遠山皆見於羣巖之外。小山。岌大山。大山。宮小山。小山。別大山。皆有之。雲四塞下垂。靈霓發於雲足。乃反蘭若宿焉。雨大至。參飲於碓旁。亦厂也。二君語及柳子厚諸遊記。敬以爲體近六朝。未爲至。凡狀山水。莫善於爾雅。而說文次之。遂記之。如右。牛君。安邑。

人吳君敬同縣人也。

子惠府君逸事

金壇進士史梧岡先生所著西青散記多記山中隱居及四方遊歷瑣事爲詩文性靈往復頗亦灑然其遊孟河則雍正十二年也敬幼侍先祖父子惠府君言先生自孟河偕巢訥齋惲甯溪來善飲酒能畫能作篆分書子惠府君鼓琴多古操卽受之先生者也散記中鄭痴菴常與先府君過從去先生遊孟河時幾四十年矣爲人頎長白須冉攜柳樾杖有出塵之表見敬嘗令吟詩時亦點定敬文則大笑稱快甚蓋其時天下殷盛士大夫多暇日以風雅相尙所謂非古之風發發者非古之車揭揭者未之有焉故梧岡先生及其友朋能自逸如此嘉慶十有八年十月戊申望吳城治西錫箔坊火北風大作焰參天際往南走太孺人望火道叩頭忽東風卷火壓山隅隅曠無人居火遂止所全迤南當火道者數百家時敬趨救火還治始知太孺人至懇反火道也太孺人慰勞旋告之曰汝知汝祖子惠府君之德乎往在有明之季七世祖敬於府君遷石橋灣之莊舍其廳事悉以枅構飾共九間而三分之乾隆六年四月壬寅廳事火火初至家人皆避火子惠府君之祖母高孺人年八十矣挾宅旁坐黃茶蘼架中府君冒入屋下求高孺人不得三往始於架中得之負孺人趨而出出而廳事下頽皆燼焉後至三十八年東鄰火府君叩頭曰吾生平食祖德無不義財火頽牆焦柱矣而忽滅四十年市屋西鄰火亦如之今爲府君祠堂者是也敬

思府君生平詆佛法不信鬼神而所感如是此可以觀天事矣。

前翰林院編修洪君遺事述

君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唐宜歙觀察使宏經綸改姓洪氏子孫世爲歙人君曾祖璟大同知府祖公案候選直隸州州同贅於武進趙氏武進後分陽湖君爲陽湖左廂花橋里人父翹國子監生母蔣氏君生六年而孤家貧苦身力學由縣學生充副榜貢生常橐筆游公卿閒節所入以養母母卒君時客處州弟靄吉不敢計爲書言母疾甚促君歸君亟行距家二十里舍舟而徒方度橋遇賃僕之父仇三問得家狀君號踊失足落水中流數里汲者見髮颺水上攬之得人有識君者共舁至家久之方甦君以不及視含斂後遇忌日輒不食年三十五順天鄉試中式更十年爲乾隆五十五年會試中式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文穎館纂修官順天同考官督貴州學政貴州之士向經史之學爲歌詩有格法君有力焉皇上嘉慶元年充咸安宮官學總裁官旋奉旨上書房行走君初第時大臣掌翰林院者網羅人才以傾動聲譽君知其無成欲早自異遂於御試征邪教疏內力陳中外弊政發其所忌隨引弟靄吉之喪乞病假歸後高宗純皇帝升遐坐主朱文正公珪有書起之復入都供職君長身火色性超邁歌呼飲酒怡怡然每興至凡朋儕所爲皆掣亂之爲笑樂而論當世大事則目直視頸皆發赤以氣加人人不能堪會有與君先後起官者文正公並譽之君大怒以爲輕己遂怏怏不樂君於是復乞病假行有日矣留書上成親王

并當事大僚。言時事。成親王以聞。有旨。軍機大臣召問。卽日覆奏。落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治罪。君就逮。西華門外都虞司。羣議洶洶。謂且以大不敬伏法。君之友中書趙君懷玉。見君縲紲藉橐坐。大哭。投於地。不能言。君笑。字謂趙君曰。味辛。今日見稚存死耶。何悲也。頃之。承審大臣至。有旨。毋用刑。君聞。宣。感動大哭。自引罪。奏上。免死。戊伊犂。明年。京師旱。皇上下手詔赦。君在戍所。不及百日。自君獲罪至戍還。文正公常調護之。君與文正。各盡其道。蓋如此。十四年。君以疾終於家。年六十四。君娶於母黨。長子飴孫。舉人。候選知縣。次符孫。次胙孫。次齠孫。君學無所不窺。詩文有逸氣。所著左傳詁十卷。比雅十二卷。六書轉注錄八卷。漢魏音四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十六國疆域志六卷。詩文集若干卷。行於時。

論曰。敬與君同州。君多遊四方。未得見。後敬居京師。廢招提中。君日哺。攜大奴叩戶入。曰。聞子居在此。攜斗酒。隻雞來飲食之。不愈於他日。酹墓地乎。是年。君官侍從。數往來。及出官貴州。敬作縣江表。至竟。未一相遇。然君於敬。不可謂非深知異待也。君之智力。足以顛倒英豪。激揚權勢。獨於名義所在。一心專氣。以必赴之。此非經生文士之所能企逮。而惜乎所見止於如此。然君不遇聖主。受殊恩。非伏鑽橐街。則襲棺絕域矣。吾州多異才。敬於君尤爲惋歎焉。

前濟南府知府候補郎中徐君遺事述

君諱大榕字向之。先世自江陰馬鎮遷武進呂市橋。遂世爲武進人。曾祖允榮。縣學生。祖材。國子監生。父瓚。新繁縣知縣。從將軍溫福公剿大金川。死。木果木之難。贈兵備道。母楊氏。君性縱達。一切細行多不檢。遇大富貴人。兀然臨之。如無物者。居禮席。與少年場無異。興盡則跳去之。補縣學生。兩試落解。遂入都。充順天解額。乾隆三十七年。成進士。補戶部浙江司主事。旋擢員外郎。轉郎中。隨原任大學士李公侍堯。讞獄湖北。李公貴倨。有大才。而甚奇君才。君由是知名。君在部。有勳家子爲侍郎。年未二十。以小事斥司官。其事不必爭。君睨之。不發一語。侍郎怒。君表立益睨之。侍郎無可置言。起去。君曰。兒曹長矣。不能如若翁待吾輩也。同列皆大笑。君逋不貲。歲除。廳事悉債家。君衣冠出曰。色寡人者。入室坐。錢則無。且吾豈久負若者。遂闕而散。其玩世若此。君雖起家掌計。而讞獄最長。其思無不入。能平心察辭氣。盤旋左右。忽急赴指其情。會出知萊州府。平度州民羅有良者。悍而詐。伺其姊之夫張子布外出。鬻其姊。子布歸。索婦。門於室。母庇壻。趨救之。有良拳子布仆地。悶絕。懼殺人罪。遂蹴母腹下。斃之。大呼曰。子布殺吾母。吾報仇。捥殺子布矣。鄰人至。而子布適甦。方紛拏時。子布不記已力所加格。到官。遂以殺妻母誣伏。獄已具矣。君閱原診。腹下傷橢方。曰。吾訊子布。跣足門。而有良納鐵裹。今傷橢方。乃有良蹴也。時行臺省與州官爲首尾。反劾君。故出入落職下濟南獄。君走所親訴之。部純皇帝命大臣成之。引囚入。方嚴冬。震雷發於庭。聲訇訇數日不止。有良盡吐蹴母狀。事得白。君復原官。調知泰安府。泰安縣民張培以張子宜爲子。娶子婦。已

通事發。夫婦就縊。聞於縣。縣如其辭。讞之。府君曰。婦人姦敗死。常耳。其夫何爲。且縊則傷入耳後。手絞者無之。易辨也。移獄至府治之。盡得手絞始末。發棺診之。皆手絞傷也。出薛枝。抵培等罪。巡撫福甯公過府。與君言大喜。調知濟南府。君旣以能讞獄聞。又氣高。時持人短長。卑侮之。自巡撫以下無所忌。於是凡有疑獄。益埤之。卒以是敗。有爲盜焚殺者。指其仇。君疑之。而行臺省強君連署。後獲盜。君與同讞者三人皆落職。行臺省內慙。欲代君輸貲復官。君闕山東有公使銀。應輸京者十餘萬。自薦攜之行。至京沒其大半。以十之一周故舊。請於部。改郎中。盡攜所餘而歸。買大宅。置姬侍。通輕俠少年。日擊鮮醢酒。弄刀劍。鬥蟋蟀。鵲數年盡散之。欲起官。而以瘠疾卒。年五十七。君治事之外。不爲雜戲。具則基。不基則作書。不作書則爲詩。詩至數千首。方在濟南獄時。山東官吏欲置之死。鉗飲之外。繫大鐵索苦之。方暑。環以糞穢。君吟嘯自如。得詩數十首。真健才也。君娶姜氏。子維賢。襲雲騎尉。次維幹。

論曰。君好漫罵人。遇禮俗之士未嘗罵。翹足搖膝對之。或作他語趨去而已。所罵者皆鄙妄人也。由是觀之。君甸中所取與。於清濁大小。何嘗無尺度哉。世但以跖弛之士目君。失其指矣。

楊中立戰功略并序

吾常州唐荆川先生。爲沈希儀敘廣右戰功。直躡子長孟堅堂奧。而無一語似子長孟堅。奇作也。江西撫

標右營遊擊楊光時。官河南時。從討教匪。以偏裨聽指揮。與希儀專制一方。戰守奇正得自主者不同。故功止臨陣斬俘可紀。然觀其處患難及進退之際。綽然皆有不易之道焉。使得處希儀之地之時。深謀警策。未必讓希儀獨絕。如荆川所書也。於其乞休而歸。用周勃灌嬰傳法。爲戰功略詒之。蓋事勢既殊。文體亦異。非避荆川就子長孟堅。蹈空同于鱗所尙也。

楊光時。字中立。河南唐縣人。乾隆四十五年。武鄉試中式。旋官河北鎮標左營把總。升右營千總。署衛輝府王祿營守備。年四十二歲矣。今皇帝嘉慶元年。教匪起河南。陷新野。中立從遊擊揆明戰。所將卒斬俘二百人。復戰。斬五人。從巡撫景安戰。斬二人。從南陽總兵王文雄戰。斬三人。二年。從參將廣福破賊李官橋。斬七人。破賊都司前。斬二人。俘四人。從參將蔡鼎技內鄉浙川。俘三十一人。破賊豐家河。斬二人。在軍署南陽守備。以功加一等。時湖北河南教匪次第入陝西。陝西教匪亦起。王文雄由總兵升固原提督。赴陝西。中立以河南兵從之。在軍。升彰德營守備。三年。將二十五騎探賊。遇賊騎。斬三人。復戰。斬二人。俘三人。合大隊戰。整屋焦家鎮。陷敵。斬十人。戰圪子邨。賊銳甚。圍官軍。官軍排火器四面擊。破之。斬俘五十人。戰尹家衛。陷敵。斬五人。賜花翎。戰渭南厚子鎮。俘二人。戰整屋板子房。斬一人。俘一人。追賊南鄭黃官嶺。斬二人。戰褒城廉水險。陷敵。斬十人。俘九人。戰西鄉南河口。陷敵。斬十人。俘五人。戰南鄭鋼廠。賊張兩翼來犯。伏起。敵右澗中。銳甚。別將奮勇八十八人。迎擊澗上。破之。斬五十人。俘七人。四年。戰西鄉二里亞。斬

持大白旗賊渠一人追斬四人至老鷹崖復斬五人俘二人戰分水嶺斬乘馬賊一人戰牛頭山陷敵斬二十人戰鍾家溝斬五人俘一人戰褒城瓦子嶺斬二人戰西鄉堰河口斬三人俘一人戰南鄭烏亞子斬十人俘一人升陳州營都司五年戴家營賊犯周家坎別將於野貓溝迎擊斬二人賊楊開甲掠喬麥灘合大隊迎擊於洋縣之三岔菴俘二十七人迎擊賊唐大信於節草霸賊踰山遁追戰魏家寨破之竟三日夜追戰萬曲灣火石亞山王廟麻柳灣皆破之戴家營賊合烏二馬五犯西鄉宛豆坡追戰破之斬五十人凡在軍六年戰河南十一戰陝西二十八奏首虜功數如前其未奏者二十八戰首虜功皆沒無可紀前後進官三賜花翎一自中立至陝西提督令將騎每戰當軍鋒素恤士卒糧乏卽以己貲分之至是糧乏四十餘日不能軍兵臨敵失伍歸河南中立追至南陽令歸伍皆大哭言等死耳願以潰師伏法無一人肯西向者遂跳身還營提督劾之聽勘軍方情賊適大至置敵自山梁馳下衆軍仰禦之忽敵動崩下山不可止賊遂殘提督而河南巡撫吳熊光具潰師始末入奏皇上下其事經略額勒登保經略知提督軍情欲中立計其實中立曰軍主已沒王事矣豈可以一劾嫌使不保令名自脫罪哉對簿七晝夜無異辭經略爲動容盡以中立前後恤士卒狀并戰功上之皇上免死革花翎并四品頂戴以都司從軍從經略戰西鄉西渡河破之從固原提督慶成戰馬灣土地嶺皆破之別將防茶鎮口賊渡漢從提督迎擊斬俘二百三十人六年旋師河南別將赴湖北鄖陽駐南化七年駐小蓮灘以守禦功復四品頂戴十

一年教匪平。積年資。擢江西撫標右營遊擊。中立守職勤。事上有禮。與同官溫溫然。未嘗自言功。忽不自得。投劾去。當事惜之。不能留也。敬前權官吳城。教匪起。上江中立將二百人赴湖口。陰備之。過吳城。敬至其舟。士卒帶刀立。甚整。糗糧甲冑旗纛甚備。悉藏舟中。無知者。敬心異之。更一年。而中立乞休。敬適劾官。數過從。故知之詳如此。

